

曲園叢書

14
484
52







春在堂隨筆一

德清俞樾

余自幼不習小楷書而故事 殿廷考試尤以字體爲  
重道光三十年余中進士 保和殿覆試獲在第一人  
皆疑焉後知其由湘鄉相公湘鄉得余卷極賞其文言  
于杜文正必欲置第一羣公聚觀皆曰文則佳矣然倉  
卒中安能辦此殆錄舊文耳湘鄉曰不然其詩亦相稱  
豈詩亦舊詩乎議遂定由是得人翰林追念微名所自  
每飯不敢忘也時詩題爲淡煙疏雨落花天余首句云  
花落春仍在湘鄉深賞之曰此與將飛更作迴風舞已



落猶成半面妝相似他日所至未可量也然余竟淪棄  
終身負吾師期望良可媿矣湘鄉出入將相手定東南  
勛業之盛一時無兩尤善相士其所識拔者名臣名將  
指不勝屈獨余無狀累吾師知人之明同治四年余在  
金陵寓書于公述及前句且曰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風  
引仍回洵符花落之讖矣然比來杜門譏述已及八十  
卷雖名山壇坫萬不敢望而窮愁筆墨儻有一字流傳  
或亦可言春在乎此則無賴之語聊以解嘲因顏所居  
曰春在堂他日見吾師當請爲書此三字也  
肅毅伯李少荃制府于鄉榜爲同年于翰林爲前輩然

未嘗一面也同治元年公奉 命撫江蘇駐上海有商  
華伯太守者亦甲辰同年也公見之問曰浙江同年有  
孫琴西俞蔭甫二人頗識之否以相識對問所在無以  
應也適章采南修撰視學閩中取道上海亦甲辰同年  
也華伯問知余在天津以告公公喜曰若致書先爲吾  
道意余聞而感之然不知公何以知余也同治四年余  
始識公于金陵請其故公曰湘鄉告余也庚戌會試後  
余問湘鄉今科得人否舉君名以告因識之不敢忘去  
年余充江南鄉試監臨官見湘鄉公于金陵猶能誦君  
覆試時詩也懋歎曰以懋之不肖猶未見棄于師友如



此可感亦可媿矣公又謂余曰丁未前庚戌一科耳然  
丁未翰林入任卿貳出任封疆者數人矣庚戌何落實  
如此豈所謂榜運乎余曰榜則何運之有存乎人耳丁  
未有老前輩一人榜運安得而不佳庚戌有學生一人  
榜運安得而佳公大笑未幾公延余主講蘇州紫陽書  
院適琴西主講杭州之紫陽余因以書報公曰庚戌有  
兩紫陽焉老前輩聞之得無託榜運之闕乎

余與孫琴西衣言三爲同年道光十七年丁酉科君得  
拔貢余中副榜廿四年甲辰科同舉于鄉三十年庚戌  
科同成進士相得甚歡而論詩不合故余嘗贈以詩曰

廿載名場同得失兩家詩派異原流然君刻遜學齋詩  
十卷止余一序余于咸豐九年刻日損益齋詩十卷亦  
止君一序也同治四年兩人分主蘇杭紫陽書院又贈  
以詩曰廿年得失其名場今日東南兩紫陽一時以爲  
佳話其詩均存集中

同治四年余至杭州時劉笏堂汝璆攝杭州守奇士也  
署中僮僕止四人內室無婢媼其夫人至躬洗廁脲焉  
自述其家世寒微父幼時負炭鬻之市顧善治生積貲  
累巨萬然盡散之宗族不名一錢止存薄田數畝供饘  
鬻而已五日一食肉肉不得踰八兩性嗜琴雖逆旅之



中未嘗一日不與琴俱也母七歲來歸每日以米少許  
礶莧菜煮嚙食之劉君既貴爲慈菟圖紀其事湘鄉相  
公曰子不可有母而無父乃因父嗜琴易之爲琴菟圖  
圖中琴一張菟一筐無他物求詩于余余爲作長歌一  
章適琉球國貢使東子祥國興過杭州乃琴西舊爲琉  
球官學教習時弟子也以琉球紙詒琴西余因亦得之  
爲篆書琴菟圖三字贈焉君少時卽能飲酒父戒之曰  
非至五十歲不得飲自是不內勺飲矣余與同席者二  
次未嘗見其一舉杯也語余曰吾挂名仕籍亦父命也  
父嘗行市中遇冠蓋者避不及前驅者鞭箠及之微傷

于額歸而愠焉呼吾而詔之曰汝過三十歲必出仕故  
不得已而從軍積功得官慰吾父地下也君雖以軍功  
顯然恂恂儒雅論爲政必以教民爲先議興鄉課欲行  
之一州八縣見余所著羣經平議曰是不可不刻也盍  
寫副本畀我及余臨行君贈以寫書之費徐問之則假  
之錢肆者也其夫人亦賢婦雖居太守署然守家法五  
日市肉八兩如故君以其病謀少益之夫人不可曰家  
法不可由吾壞若少益之上何以對舅姑下何以對子  
婦哉君又欲傭一人代之執爨又不可曰君繼母在家  
莫爲之役奈何以婢媼役于我



鎮洋方毓辰著毛詩句解析疑十四卷每句采先儒舊說微有折中雖不能自成一家之學然其用力勤矣同治四年余至上海于同年應敏齋觀察署中見其書時方君已死其子孫不能守謀并其姓名而鬻之問其直曰洋泉一百二十余謂敏齋曰賣者不孝買者不仁此事君胡與焉將來倘有餘力爲刻其書而以其版付彼子孫使食其利此則仁者之用心矣敏齋深然之余卽還蘇州未知其終姑記于此他日或竟有買此書者易姓名而刻之得此猶可證其真僞也

寶山蔣敦復字超存號劍人著嘯古堂詩集方江浙陷

賊時著憤言一篇議戰議守二篇萬言書一篇亦畱心天下事者又著兵鑑一書刺取諸史中言兵事者分爲四門曰兵律曰兵謀曰兵機曰兵戒惜其書未成其已成書者惟英志八卷紀英吉利國事甚詳英吉利自宋英宗治平元年以來分爲五朝始有歲月可紀第一朝曰諾曼的其二曰北藍大日奈其三曰都鐸爾其四曰斯底亞爾的其五曰伯崙瑞格今其女主亞勒山的那維多利亞乃伯崙瑞格朝第六主也其傳國之法傳子亦傳女傳兄弟亦傳兄弟之子若女傳女子之子亦傳女子之女真殊俗哉



蘇州新設紫陽書院在梵門橋舊爲吳氏屋道光十七年余過蘇州適太恭人族弟松田老人主于吳氏余因得識吳氏昆弟飯于其聽事之西偏至道光二十年其屋歸于邵氏咸豐十年賊陷蘇州據其屋爲僞府官軍收復後遂改爲書院同治四年當事者延余主講乃移居焉回憶飯此時止二十九年耳而屋已再易主而皆不能有余以當時一飯之客反得爲此屋暫作主人夢幻泡影大率類此世之人輒思爲子孫百世之計何爲者也松田老人年已七十尙寓吳中時來書院與余談舊事甚悉聞此老眼以閱興亡造物者其有意乎

論語微甲乙至壬癸十卷日本物茂卿譌其書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每卷首末兩葉版心皆有滕元啟謹書五字同治五年戴子高子杭州書肆得之以示余其大旨好與宋儒牴牾然亦有謂朱注是處議論通達多可采者惟謂上論成于琴張下論成于原憲故二子獨稱名此則近于臆說然亦見會意之巧矣今錄數事于左  
千乘之國 萬乘千乘百乘古言也謂天子爲萬乘諸侯爲千乘大夫爲百乘語其富也如千金之子孰能計其囊之藏適千而言之乎古來注家布算求合可謂不解事子雲矣 學則不固 謂不固守一師之說



傳曰博學無方孔子無常師 爲政以德 爲政秉政  
也以德爲用有德之人秉政而用有德之人不勞而治  
故有北辰之喻 五十而知天命 五十命爲大夫五  
十而爵不至有以知天命也知天之命我以傳先王之  
道于後也 舉直錯諸枉 蓋以積材之道爲喻積材  
之道以直者置于枉者之上則枉者爲直者壓而自直  
矣故曰能使枉者直 子奚不爲政 我死子爲政謂  
秉柄于其國也疇昔之羊子爲政謂秉柄于其事也此  
章孔子爲大夫時事聖人施爲不與常人同于其官政  
不必屑屑然有所更張然其意豈或人所能知故引書

答之 季氏旅於泰山 古注以爲譏僭然觀其引林  
放則孔子之譏在奢不在僭必季氏爲魯侯旅而其行  
禮徒務美觀故爾後儒每言及季氏輒謂之僭豈不泥  
乎 禘自既灌而往者 易曰觀盥而不薦王弼引此  
章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祼灌盥祼通用孔子于禘欲  
觀其大者而不欲觀其小者重本也但易觀盥凡祭皆  
然禘爲大祭故特言之 無適也無莫也 無量壽經  
華嚴經皆有所適莫之文華嚴經慧苑音義引漢書  
注曰適主也爾雅曰莫定也謂普于一切無偏主親無  
偏定疏澄觀疏曰無主定於親疎無量壽經慧遠義疏



曰無適適之親無莫莫之疏瑯興連義述文贊曰適親也莫疏也乃知適莫爲親疎古來相傳之說 宰予晝寢 晝處于寢也檀弓曰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孰謂微生高直 高蓋孔子鄉人以直見稱孔子亦愛之故反言以戲之親之至也意者孔子家乞醢曰或者佯爲不知皆戲言若他人乞之則是瑣事孔子何與聞其瑣事乎 三年學不至於穀 穀祿也不曰祿而曰穀謂祿之薄者蓋廩俸也學三年而其所學未成可祿之才是志大而學博者也故曰不易得也 達巷黨人達巷姓黨人名 食不語寢不言 語者誨言也如

樂語合語之說古者飲食之禮如養老有乞言合語是也然當食不語食訖乃語所以尊道故君子平日亦依其禮當食不誨言也寢者內寢也言者言政事也如高宗三年不言是也內寢不言政事所以敬天職 期月而已可也 先王之政有月令焉未期則設施猶有未周 齊人歸女樂 據孟子膾炙不至不稅冕而行無歸女樂事疑歸女樂與不致牖本非一時之事史公合二事以係于定公十四年非也莊周書亦言孔子再逐于魯 君子惡居下流 謂紂之爲逋逃藪也眾惡人歸紂而紂受之其所自爲惡雖不甚而眾惡人所爲惡



皆紂之惡也故曰天下之惡皆歸焉

華亭尹久叔盜惠以其祖母黃紡織圖索題圖中題者甚眾有張春水七古一章署云吳江張澹未定草璞卿女史陸惠書鈐一小印云文章知己患難夫妻張春水陸璞卿合印亦詞場佳話也

同年勒少仲觀察以史忠正祠墓圖索題圖中有陳君攷詩自注云史閣部復攝政睿親王書乃樂平王綱字乾維者代筆見南昌彭士望恥躬堂集余惟忠正此書海內盛傳然莫知其爲王君筆也故特表而出之

余生平謬以文字受海內名公鉅卿之知雖云過當然

或者尙有以致之也乃童稚之年茫無知識而一二老輩殷殷期許殊不可解迄今老大無成有負其意爲之汗顏每擬仿隨園老人作感知己詩因循未果偶記二事于此一爲處士黃公公忘其名但記其行五耳余七歲時先君子爲求昏平泉舅氏弟四女舅氏已許之姪氏猶豫黃公乃姪氏之弟也偶省其姊知此事詫曰此佳壻也今失此壻他日雖列萬炬以求之豈可得邪議遂決是時余一童子耳讀書魯鈍不異常兒不知公何所見而云然也一爲孫公公名家球字竹孫娶于戴氏乃先君子中表妹而吾兄壬甫又公之壻也故余少



時卽讀書公家一日公與余共飯譽之不啻口出時公有兄子在旁和之曰兩俞難兄難弟他日顯達可操券也公正色曰爾勿草草若小俞者豈獨簪纓中人邪乃當代之傳人也余時方治舉子業爲八股文字懼不中繩墨了不知可傳者爲何物也公卒于道光二十四年余初舉于鄉往問公疾疾已篤矣執余手曰吾死後子爲我作小傳或銘誄但得見名字于集中九原無恨矣今賓萌外集中有竹孫孫公誄一篇然文體卑弱未足報公地下也

上海曹海林學博出示宋勅書一其文曰勅朝奉大夫

新除司封郎官曹緯勅文凡七十八字皆行書筆勢飛動末書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口年四月八日下惜年字以上皆闕不知其年號云何也又有圖像二緋衣秉笏儀容甚偉又有文武登庸曹氏流芳家寶行書十字大司五寸許末署晦翁晦字亦剝蝕然尙可辨識惟緯不知何人曹氏以宋武惠王爲遠祖武惠七子璨瑁瑋玆玘玢琮字皆從玉而此勅書是緯非瑋字迹分明且瑋亦未始爲司封郎官則不得卽以爲武惠子也宋史又有曹輔南劍州人輔之子曰紳豈緯與紳兄弟行歟又有曹彥約都昌人嘗從朱文公講學此有晦翁題字豈



卽彥約之先人歟是皆不可知因漫書數語于其後而歸之

湘鄉相公有聖哲畫像記其略曰書籍之浩浩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飲盡也要在慎擇而已余旣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三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于此不必廣心博驚而斯文之傳莫大于是矣其圖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爲一圖左氏莊子司馬子長班孟堅爲一圖諸葛孔明陸敬輿范希文司馬君實爲一圖周茂叔程伯淳程正叔張子厚朱元晦爲一圖韓退之柳子厚歐陽

永叔曾子固爲一圖李太白杜子美蘇子瞻黃魯直爲一圖許叔重鄭康成杜君卿馬貴與爲一圖顧亭林秦味經姚姬傳王懷祖爲一圖而總論其後曰學問之道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如文周孔孟之道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如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者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于杜馬爲近姚王于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三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



盡末復括以歌曰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  
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同治六  
年余至金陵湘鄉公畱宿節署因得見之而記于此  
金陵之游以元武湖觀荷花爲最是日余將行矣湘鄉  
公餞之於妙相庵先與幕府諸君登太平門樓觀沅浦  
中丞由地道攻克金陵故迹遂出城至元武湖湖方十  
餘里徧種荷花各乘小舟穿花中而過紅衣翠蓋亭亭  
可愛公所坐舟與余輩大小無異而有司供張者以使  
相之尊不可露坐施小帷帳蔽之然止能繞花而行不  
能直入萬花深處矣余笑曰山人之樂過千宰相卽此

可見也

沅浦中丞由地道攻克金陵處名龍脖子時缺口已修  
補有湘鄉公紀事碑亦甚簡略末有銘曰窮天下力復  
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無忘可見當時力戰之艱同游  
者有趙惠甫曾躬在行間于雨花臺望見之云是日爲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黎明微雨旋霽日中又雨大聲  
忽發輒石俱飛倏忽之間而煙氣迷漫不見天日及煙  
散則見城中龍廣山上萬蟻蠕蠕蓋皆人也時我軍已  
由缺口入城矣俄而旌旗盡開四面齊下而賊所據偽  
府同時火起矣未入城時上有黑雲大數畝許歷久不



變及我兵長驅入而黑雲亦與之俱是殆有神助乎余有詩紀之皆據趙語

江良庭先生生平不作楷書雖草草涉筆非篆卽隸也一日書片紙付奴子至藥肆購藥物字皆小篆市人不識更以隸書往亦不識先生愠曰隸書本以便徒隸若輩并徒隸不如邪余生平亦有先生之風尋常書札率以隸體書之湘鄉公述此事戲余因錄之以自嘲焉湘鄉公喜諧謔因余銳意著述戲之曰李少荃拼命倣官俞蔭甫拼命著書吾皆不爲也余聞而自媿亦以自喜然少荃伯相功業爛然爲中興之冠余窮愁著書醬

甌上物耳且自中州罷歸已逾十稔而所著書止一百餘卷乃與中興名臣同一拼命豈命果有貴賤乎今列所著書目於此叢書二種羣經平議三十五卷諸子平議三十五卷第一樓叢書九種易貫五卷玩易篇一卷論語小言一卷春秋名字解詁補義一卷古書疑義舉例七卷見筌錄四卷讀書餘錄二卷詁經精舍自課文二卷湖樓筆談七卷集二種賓萌集五卷賓萌外集四卷春在堂書六種礪文二卷詩編六卷詞錄二卷尺牘及隨筆未定卷數楹聯錄存一卷外書一種袖中書一卷詁經精舍內外篇未定卷數嗟乎文士名心書生習



氣緘石知謬享帚自珍聊記其大略亦見窮命之不值一錢也

余壬子散館後未引見戲書一詩黏齋壁云天風吹我下蓬瀛敢與羣仙證舊盟好向玉堂稱過客重煩丹筆注微名升沈有數人難挽造化無心事總平却笑隨園老居士落花詩句太關情跋其後云散館改官口占一律同年慎延青毓林見之而笑及引見後蒙恩授編修延青過余齋喟然長歎余問何歎延青曰吾歎此一首好詩將來編集時竟無從安頓也相與大笑然余不久卽免官回首玉堂真同過客天風吹我下蓬

瀛斯言驗矣延青今已下世不及與之追理前說懷舊悽愴爲之腹痛

同治七年余主講西湖詒經精舍精舍有樓三楹余每日凭欄俯瞰湖光山色皆在几席間甚樂也每思造一小舟艤之隄下興之所至縱其所如暮景晨曦隨時領略庶幾不負湖居乃閱西湖志有明人聞啟祥西湖打船啟一篇適與愚意合啟祥字子將萬厯間舉南雍與計吏入京師至國門忽意不自得徑返後屢以薦被徵悉辭不赴見錢唐縣志又靈隱寺志稱其絕意仕進築阿西山言語妙天下卽此啟足見一斑也今錄其略云



欲領西湖之勝無過山居而予尤不能忘情於舟山居  
飲食寢處常住不移而舟則活山居看山背面橫斜一  
定不易而舟則幻昔馮開之先生既築室孤山又買一  
舟佐之白頭老宿時時蕭然讀書其中三十年來風流  
頓盡罕有繼者予及二三兄弟素懷此志而書生無暇  
兼亦無資陸放翁云一事尚須煩布策幾時能具釣魚  
船正謂是也嚴子印持向有糾會打船之議事未果行  
今予踉蹌北歸造物予我以閑亟思一舟爲避事息躬  
之所而瓶鉢罄然不能不重理前說願期同志十人各  
輸十千共成一舟請自隗始其餘次第成就十年以還

便可人主一舟舟不必大如少陵云野航恰受兩三人  
略加開拓可容五六不啻大矣亦不必華如白傅云細  
篷青篾織魚鱗略參眉公所謂朱欄碧幄明櫺短帆不  
啻華矣尤不必高西湖妙在裏湖正如美人寢幃神仙  
別館窈窕深艸殆不可名今船必著樓遂令斷橋以北  
六橋以西封以丸泥恍同函谷此何理也放翁又云船  
設低篷學釣徒卻又太低但使俯仰笑談冠纓不礙則  
亦不啻高矣楊肥翁嘗有打船說制度詳明可垂金石  
今舟成之日廣列科條除其苛法約以三章此誠伊人  
之典型舟居之律令矣篇中所稱馮開之先生名夢禎



萬曆丁丑進士官南京國子監祭酒移病去官築庵孤山之麓名其堂曰快雪見錢收齋所撰墓志舊錢唐縣志稱其晚年製桂舟貯書畫遨遊西湖竟月不返其風趣可想也

厲樊榭湖船錄云黃貞父儀部用巨竹爲泔浮湖中編篷屋其上朱闌周遭設青幕障之行則揭焉支以小戟其下用文木斲平若砥布于泔上中可容六七胡牀位置几席觴豆旁及彝鼎鼎洗茶鐺棊局之屬兩黃頭刺之而行吳江周本音名之曰浮梅檻此事極新奇可喜黃以前未有聞後亦無繼者果此制可行豈不視造船

更省乎稽仁和縣志黃汝亨字貞父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進賢知縣遷南京工部主事升禮部郎尋遷江西提學僉事進布政參議謝病不復出結廬南屏小蓬萊題曰厲林有厲林文集三十卷詩六卷蓋其人亦風雅君子也貞父有浮梅檻記一篇今錄其略云客夏游黃山白岳見竹筏行谿林間好事者載酒從之甚適因思吾家西湖上湖水清且廣雅宜此具歸而與吳德聚謀製之朱欄青幕竟與烟水雲霞通爲一席泔泔如也按地理志云有梅湖者昔人以梅爲筏沈于此湖有時浮出至春則開花流滿湖面友人周本音至遂欣然題之



日浮梅檻予時與韵人禪衲徜徉六橋觀者如堵俱歎  
西湖千載以來未有當時蘇白風流意想不及此人情  
喜新之談夫我輩寥廓湛妙之觀豈必此具乃與梅湖  
仙人爭奇哉以上並儀部自記之文同時王在晉作浮  
梅檻賦湯臨川亦有浮梅檻詩足見其傾到一時矣其  
子婦顧若璞有同夫子坐浮梅檻詩

吳江呂本南茂才多保以其先世文穆公墨蹟求題因  
得展視行書八字大可二寸許云飛翠鳴玉出入禁門  
又有小字兩行多漫漶不可辨適徐誠庵大令本立來  
與之審視徐云紙有破碎處裝潢拙工誤顛到之耳因

爲移正居然可識其文云齊僕射玄暹有讓表云宋世  
子老師呂蒙正書然語仍不可解或尙有闕文也卷中  
有道光十年裔孫晉昭跋云崇禎甲戌五世伯祖非庵  
公諱一經督學中州五世祖聲王公隨至洛陽有某氏  
手卷題首八字係文穆公書遂以金易之珍藏於家云  
云至此八字未詳所出潘安仁西征賦云飛翠綏掩鳴  
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齊僕射讓表或襲用其語然僕  
射亦未知何人題跋諸公都不置一詞余漫題數語而  
歸之因識於此當更核也

呂本南茂才又以王右軍平安帖墨蹟見示其文曰適



得足下書深有感切遂冀平安不暫面王羲之頓首墨  
色闇淡紙質亦多損壞有內府寶玩印又有張九齡歐  
陽修名印餘兩印不甚可辨其前有明勅云頃四明所  
進王羲之平安帖筆墨飛動古勁圓朗真蹟無疑勅卿  
等重加審定裝潢成卷諸跋不必刪去可也宣德四年  
夏六月武英殿勅其後有魏徵跋賀知章跋薛紹彭跋  
東坡居士蘇軾跋黃庭堅跋放翁陸游跋趙孟頫跋班  
惟志七言絕句一首又有米芾顧瑛許衡張羽李和吳  
寬朱澤民高啟諸人名印余不能辨其真偽亦不敢率  
題一語畱數日而歸之姑記所見如此

余課士詒經精舍以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賦命題限  
涑水崖碑半綠苔爲韵諸生押涑字皆入屋韵獨朱君  
鏡清押尤韵余按大徐本說文涑漣也河東有涑水速  
侯切小徐本涑漣也一曰河東涑水相玉反是此字二  
徐異讀然左傳伐我涑川釋文涑徐息錄反又音速字  
林同則涑水之涑當讀入聲固魏晉以來舊讀矣又若  
玉篇涑先侯切濯生練也又先侯切與漱同又先卜切  
是漱字有平去入三音讀平聲者卽涑漣之本義讀去  
聲者爲盥漱之借字讀入聲者顧野王不說其義而以  
左傳釋文證之則爲涑水字無疑矣朱君故押尤韵未



免好異之見也

余又嘗以張景陽有滄興南岑可爲題諸生或以滄字作平聲余謂題出文選義本毛詩陸德明毛詩音義云有滄本又作弇於檢反雲興貌李善注文選曰滄與弇同音奄則此字不當讀平聲也及還蘇厲偶以語徐誠庵大令本立次日以一紙見示云滄字韵府羣玉入覃韵無仄聲韵府拾遺入儉韵今坊本或收入平聲或平上兼收以此按集韵覃談鹽沾嚴咸銜七韵俱無滄字上聲五十琰滄字注衣檢切說文雲雨貌或作霤考字典滄字注唐韵集韵韵會衣檢切正韵於檢切並音奄

是由唐韵以至韓道昭改併集韵滄字俱讀上聲無入平韵者雖未知平水韵書何如然黃公紹韵會一遵劉氏意平水亦與韵會同惟陰氏時中反之檢今韵十三覃滄字注烏含切沒也滄之訓沒不知何本疑淹字之段借集韵去聲五十五豔淹字云於贍切沒也可悟訓沒之由乃旣以淹爲滄又誤於贍爲烏含遂以豔韵而收入覃韵真歧中之歧矣徐君爲余三十六年前同補博士弟子員之老友精於音律以一字而徧檢羣籍求其本音亦可謂畱心小學者矣聞其著詞律拾遺頗足爲萬紅友功臣未知能卒業否其所撰荔園詞二卷余



已爲序而行之

白太傅詩云猶有誇張年少處笑呼張丈與殷兄然則古人所稱兄者必其年長於已者也王補帆同年小於余者兩歲每謂余宜弟之而勿兄然尋常書問習貫爲常率爾落筆輒誤以弟自稱因戲于弟上加衆作鬻注其旁曰周人稱兄曰鬻錢子密吏部與余約如補帆余亦嘗誤自稱弟子密報云何不用周人稱兄之例亦尺牘中一故事也

余著羣經平議解尙書巽朕位巽是纂之假字及讀辟尙功鐘鼎欵識有宰辟夫敦三其文並云用饌乃祖考

事蓋假饌爲纂也可證成余說又著諸子平議解晏子春秋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壽是保之假字而薛書載叔液鼎魯正叔簠並云永壽用之卽永保用之也亦可證成余說古彝器銘詞之可寶貴如此

長洲褚稼軒堅瓠集有移棋相間法以黑白各三子三移而黑白相間自三子至十子皆然多一子則多一移耳余試之良然而內子季蘭復推廣之自十一子以至二十子余恐其久而忘也因筆之于此三子左二左五左二四子左三右六右三二左二五子左三右四左六右二左一六子左三右七左五右六右三二左一七子左三







左從左起數自右移之左則曰右從右起數  
靈隱冷泉亭舊縣一聯云泉自幾時冷起峰從何處飛  
來亂後失去寺僧屬吳平齋觀察補書之戊辰九月余  
與內子往游小坐亭上因讀此聯內子謂問語甚雋請  
作答語余卽云泉自有時冷起峰從無處飛來內子云  
不如竟道泉自冷時冷起峰從飛處飛來相與大笑越  
數日次女繡孫來湖樓余語及之并命亦作答語女思  
久之笑曰泉自禹時冷起峰從項處飛來余驚問項字  
何指女曰不是項羽將此山拔起安得飛來余大笑方  
啜茗不禁襟袖之淋漓也

李筱泉中丞以筆見贈來書云長頭羊毫筆昔姚伯昂  
先生最善用之弟苦不能用管城子歎失所久矣公精  
篆隸必能任意揮灑爲此子一吐其氣也語意甚雋永  
余復書云承惠筆極佳然佳毫人拙手仍未得所公之  
位置此子似小失之矣

余前客新安時其地當水潦大至山中往往出蛟曾作  
伐蛟行一篇有云霹靂一聲裂山出又云驅駕雷霆欲  
出山想當然語非紀實也已巳之夏在西湖講舍適天  
竺山中出一蛟其夕甚雨而無雷後晤何子永舍人言  
凡出蛟之日皆無雷甚媿前詩體物之未精已而勒少



仲同年言前年其家鄉桃花嶺大出蛟凡數十處其出也無不有雷又似子永之言不塙事不目覩耳聞而臆斷有無不免爲東坡所譏矣

春在堂隨筆一

春在堂隨筆二

陸清俞懋

陸存齋觀察心言嘗問余曰莊子稱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此聖人孰謂也余謝不知存齋曰若謂堯舜禹湯諸聖人則聖人之死久矣何以莊子又發此論乎莊子所謂聖人正謂當時諸侯耳余思此言極有理當時田齊三晉皆篡竊之國而儼然列爲諸侯僭稱王號乃欲以治小民錐刀之爭正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也莊子未可明言故悠謬其辭而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所謂聖人正以名號推尊之非以德言亦猶古以君子爲在



位者之通稱也禮記鄉飲酒義篇注曰君子謂卿大夫士也卿大夫士謂之君子則諸侯王謂之聖人亦其所以矣推莊子之意欲治天下之盜必先治天下之諸侯魯臧武仲有言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治吾盜孔子之告季孫亦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莊子之意亦若是而已讀者徒驚其放言高論河漢無極而不能善會其意非能讀古人書者也

鄭君注儀禮大射儀篇曰豐從豆圃聲自來不知圃爲何字詰經精舍肄業諸生戴君果恒曰圃古峰字也從山從二丰丰亦聲此說殊佳說文丰草盛丰丰也山峰

之上必有草木丰丰然故從山從二丰正取丰丰之意而卽以丰爲聲後變爲從山丰聲形聲雖同然不如從二丰之有意矣曲爲峯古文竟是定論故記之

余著羣經平議以梓材一篇爲周公營洛邑誥庶殷之詞卽召誥所謂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者是也篇首王曰封封是衍字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當移至此篇之首後知金仁山通鑑前編說與余同見書不多遂與前人閤合良自媿慙且恐似此者尙多也聊記于此告世之讀余書者

西人有醫士名合信者著博物新編內載有用電氣製



鍊字畫銅板之法其有舊樣者卽以白蠟印舊樣爲模  
若作新樣者卽以白蠟捻成一版畫工用刀筆劃刻山  
水人物于蠟版上畫成之後再以黑鉛屑薄糝劃痕乃  
用鐵線一條長約二尺一端穿插蠟版一端穿繫精錡  
數片復用清水兩盤一浸蠟版一浸精錡精錡之盤調  
以礬強水蠟版之盤撒膽礬浸之精錡爲強水所化卽  
有電氣發出由鐵線傳遞于膽礬水中膽礬被電氣所  
逼礬質漸化卽有紅銅結積于蠟版上礬盡加礬水涸  
添水紅銅漸積漸多三數日後銅版厚結二三分許取  
出刮去白蠟則銅版錚錚凹凸成章幾疑其有鬼斧神

工之妙也按此法以之刷印書籍最佳聞滬上已有試  
爲之者未知成否故記于此礬強水又名火礬油西人  
製礬強水有二法均見博物新編茲不錄精錡質如白  
鉛亦出外國大約欲爲此法則此二物必從彼國購來  
也

年家子鄒蓉閣在衡于蘇州白善橋觀音殿得元大德  
時所鑄文廟編鐘一榻其文以示余兩面皆有太簇二  
字其一面云大德乙巳平江路總管朶兒赤教授劉惟  
肖造一面云杭州路儒學樂師施得仲按大德乙巳爲  
成宗九年據元史禮樂志成宗十年命江浙行省製造



宣聖廟樂器以宋舊樂工施得仲審較音律運至京師  
此鐘之鑄必在是時與史差一年者史據其至京之日  
言之也施德仲既爲宋樂工必與宋太學遺制符合數  
百年後存此一鐘洵可寶貴蓉閣卽將此鐘寄至杭州  
今未知在何所當俟至杭一問之

沈韵初孝廉樹鏞以趙廿二年石刻見示此石在直隸  
永年縣西六十里婁山其文曰趙廿二年八月丙寅羣  
臣上醕此石北沈西雍觀察謂是石虎建武六年所刻  
上溯石勒之年而并數之故稱趙廿二年然金石刻辭  
從無此例劉寬夫侍御謂漢侯國得自紀年定爲趙王

遂之廿二年較沈說爲得之然考前漢書趙敬肅王彭  
祖其王充並享國長久後漢書趙節王栩頃王商惠王  
乾亦享國長久此五王皆得有二十二年侍御止據魯  
三十四年石刻謂彼刻稱五鳳二年魯卅四年而此不  
冠以漢年明是漢文帝時未有年號之故遂決以爲趙  
王遂此說亦未足據侯國得自紀年原不必定冠以王  
朝之年魯三十四年石刻未可泥爲定例使必冠以漢  
年則文帝雖無年號獨不可冠以漢幾年乎侯國之尊  
王朝豈以有無年號而異然則此碑爲何王固不能臆  
決矣



韻初又示余南武陽功曹墓闕畫象題字并附有樊君  
文卿釋文其中錯誤甚多或傳寫失之也未行樊釋作  
昌令於唐四字余審視之唐字實是高字昌字其形作  
丰必非昌字令字亦不相似似是食字鄭君注洛誥惟  
洛食曰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漢書元后傳云予  
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  
堂之西亦惟玉食此墓闕食字或卽此義其工丰字當  
是年字年上疑更有萬字萬年食於高下有闕文乃頌  
禱之詞

會稽大禹陵旁有禹寺老屋三楹無可觀覽其左墉有

一碑塵積寸許拂拭而讀之則唐開成五年往生碑也  
碑皆真書額題往生碑三字其文云唐開成五年歲次  
庚申皇帝昇極是歲夏五月會稽禹寺請元英法師講  
金剛經于餘姚平原精舍會次募一千二百五十人結  
九品往生社英公學我真教挹其遺蹤施有等差階陳  
九品旁求貞石書其姓字云云其下列第一品至第九  
品人姓名男女皆有之此碑乃道光二十年寺僧鋤地  
所得徐鐵孫太守榮移樹殿中碑文完好字體黠茂亦  
希觀之物自來金石家未著錄余恩恩捫讀竟未審視  
其書撰人姓名鹵莽如此可笑也爲詩存集中并記大



略于此行謀託人至越中揭數本以歸也

南鎮卽會稽山余登其巔至所謂香鑪峰者極高峻雙峰左右立天然如門才容一人曲折而進亦奇境也中建佛閣奉觀音題曰南天竺憑欄俯視眼盼頗寬視越郡城僅如衣帶之環繞矣舁夫以兩竹竿懸坐具於下并懸尺許之竹以承雙足游人踞坐其上余笑曰大禹山行乘桴豈卽此歟後聞勒少仲同年云江西多有之名曰掇子掇音讀如篤余疑卽兜子之轉音又思竹馬二字合書之卽爲篤竟名篤子亦于義有取

余從前避地越中止于七星巖一游有詩存集中已已

之夏余至上虞展舅氏姚平泉廣文之墓并以舅母黃孺人祔葬焉歸次紹興始徧探禹陵南鎮蘭亭之勝游覽固亦有緣歟蘭亭時修葺未竟彭雪琴侍郎往游以三百金爲助侍郎之母太夫人乃山陰王氏女也其外家零落侍郎訪求不得故出金助修蘭亭用志渭陽之思而余此行亦因外家寵愛之事因以詩寄侍郎其末云英雄至性果然真不負之江來問津媿我羊曇憔悴甚墓門展拜更傷神

余與彭雪琴侍郎初不相識己巳之春余來詒經精舍開課適侍郎借席湖樓一見如舊以望雲思親圖屬題



乃知侍郎母太夫人山陰王氏女其外王父游幕皖北  
太夫人行年三十有五矣猶然待字時封公爲其地巡  
檢司適喪耦縣令爲作合遂成二姓之好其後封公先  
卒太夫人守節撫孤備嘗辛苦及其歿也侍郎猶爲諸  
生不及見其貴顯也然侍郎天資忠孝功業爛然稱中  
興名臣足以慰太夫人地下矣

雪琴侍郎以諸生從戎在軍中二十年戰功卓犖中外  
共見然其人質溫溫儒雅善畫墨梅因借寓余講舍湖  
樓許畫梅花一幅以當屋租余贈之詩所謂一樓甘讓  
元龍臥數點梅花萬古春也後果踐斯語余于如冠九

前輩處見其所書楹帖有小印云兒女心腸英雄肝膽  
又聞勒少仲同年言其一小印云古之傷心人賢者多  
情卽此可見矣

余至杭州屢矣游西湖亦屢矣然率皆煙波一棹未及  
登山也戊辰歲主講謁經精舍始游天竺韜光靈隱諸  
勝其秋又偕內子往游而南山一路未及蠟屐已已之  
夏乃決游計乘籃輿度六橋先至理安時已盡燬于賊  
正在締造寺僧導觀法雨泉清瑩可愛中有泉龍不過  
二寸而有四足具五爪僧言由此至龍井有九溪十八  
澗地極幽秀惜未及往乃由理安至雲棲昇夫憚于登



陟取道江干往返皆然殊少味矣雲棲修篁夾道意境殊勝而僧言從前彌望皆綠仰不見天今已濯濯矣飯于寺中僧出示董香光所書金剛經墨蹟遂得敬觀高宗御題僧言庚辛之亂埋之土中故不毀也復導觀蓮池和尚骨塔其外又有太素錦庵主之塔卽其妻也游畢出山至虎跑泉則寺燬未修泉水故在其旁亦燕穢不治昇夫促還遂不及一品其泉請埃他日矣是日始而陰晦四山雲氣迷濛如欲雨者余用韓蘇二公衡岳故事默禱于神已而晴日杲杲歸途乃誦坡仙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之句以答神貺

潘少梅以小印見贈文曰西湖長云舊得之市上棱角剝敝而篆文頗古雅有致余雖不敢當然年來適爲西湖詰經精舍山長未始不可妄竊以自娛也監院校官孟君蘭艇因言薛慰農觀察舊年主講崇文書院倩人刻此印屢刻屢不當意遂不復刻時觀察已移席金陵余因笑曰慰農之不得長爲西湖長而余承乏于此其卽徵之此印乎已而慰農從金陵來言所屬惜陰書院屋甚精雅門前湖光如鏡芙渠彌望無際榜曰何必西湖余聞之憬然有會前語信乎人生所至莫非緣也惟念西湖長之名本之東坡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



到穎謝執政啟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  
迭爲西湖之長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故楊誠齋詩云東  
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那得休然則西湖長之名如  
慰農會官斯土者方得稱之此印似非山中所當用  
也乃 本朝有詩僧正巖賦點絳唇詞云來往煙波此  
生自號西湖長彼釋子可以自號則吾儕或亦無嫌因  
賦鷺山溪詞其首句云飄零書劍老作西湖長居之不  
疑可一笑矣

慰農主講崇文時曾命門下士造一湖船船未造而慰  
農去金陵其門下士因以其錢就鳳林寺後隙地築屋

三間榜曰辟廬慰農自金陵來余語及之且曰昔人牽  
船以代屋君今造屋以代船宜曰辟舫不宜曰辟廬也  
慰農深然之未知果更易否聊記于此  
永懷堂十三經注乃明崇禎間金千仞蟠葛靖調鼎兩  
人彙刻卷首或題明後學金蟠訂或題明後學葛肅訂  
蓋刻書之資出其人耳今其版在浙江書局余取觀之  
其繆誤甚多尤可笑者孝經題漢鄭氏注而實則唐元  
宗注也其他從可知矣前有翰林院編修崑山朱天麟  
序一篇草草下筆不一披覽何歟

咸豐二年餘姚客星山新出一漢碑碑文首有三老二



字故卽名曰三老碑宗湘文觀察源瀚以搨本見贈余  
諦視之碑前半分四截其最上一截四行二十二字曰  
三老諱通字少父庚午忌日祖母失諱字宗君癸未忌  
日次一截六行四十六字曰掾諱忽字子儀建武十七  
年歲在辛丑四月五日辛卯忌日母諱捐字口君建武  
廿八年歲在壬子五月十日甲戌忌日次一截六行三  
十八字曰伯子玄曰大孫次子但曰仲城次子紆曰子  
淵次子提餘曰伯老次子持侯曰仲雍次子楹曰少河  
最下一截五行二十九字曰次子邯曰子南次子士曰  
元士次子富曰少元子女曰无名次女反曰君期其後

又直書三行共八十二字曰三老德業赫烈克命先己  
汁稽履化難名兮而右九孫日月虧代猶元風力射邯  
及所識祖諱欽顯後嗣蓋春秋義言不及尊翼上也念  
高祖此字失寫補入左旁至九子未遠所諱不列言事觸忌貴所  
出口及口敬曉末孫口副祖德焉詳其文義三老生一  
子而有九孫此碑乃九孫中第七孫名邯者所立以識  
祖父名字且存忌日然祖及祖母忌日有日而無年月  
亦殊略矣所引春秋之義殆卽穀梁傳孔父不名爲祖  
諱之說意其人乃爲穀梁之學者也父歿于建武十七  
年則九子之生必有在王莽之世者莽禁二名而提餘



持侯名皆二字其亦有用漢臘之意乎名字俱備而姓氏竟不得詳當更考之又其文字有不可識者姑作空圍記之聞藏是碑者爲周君世熊字清泉有釋文當求其詳并證異同也

余旣得三老碑搨本未數月卽有以周君清泉釋文題跋見示其所釋與余微有異同三老諱通字少父少作小母諱捐字口君君上是謁字次子盈盈作盆次子士曰元士士字均作土子女曰无名无作元汁稽履化化作仁貴所出口及口出下是嚴字及下是焦字敬曉末孫口副祖德焉孫下作蒿字注曰疑古莫字因附於此

俾覽者詳焉其題跋曰先君子解組後卜居邑之客星山下嚴陵塢卽漢徵士嚴先生故里也咸豐壬子夏五月村人入山取土得此石平正欲以贅墓見石上有字歸以告余余往視碑額斷缺無從辨其姓氏幸正文完好其得二百十七字因卜日設祭移賓山館建竹亭覆之按東漢光武晉惠帝東晉元帝後趙石虎西燕慕容忠齊明帝魏北海王皆紀元建武惟光武有廿八年且值壬子碑紀其母忌日卽未必刻於是歲字法由篆入隸與永平建初諸石相類定出東漢初無疑三老諱通邑志失傳掾諱忽字子儀考後漢書任延傳延爲會稽



都尉時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稱多士如董子  
儀嚴子陵延皆以師禮待之此諱忽字子儀者歿於建  
武十七年時地悉合豈卽董子儀歟原注云吾邑董氏  
盛於漢代董昆董  
春董龔見太平御覽北堂書鈔注引會稽典錄謝承後漢書會稽先賢讚諸書漢碑盛桓靈朝  
當建武時碑制未備額石七形頗類碑字未筆其文奧  
衍大意爲子儀第七子卽追遠而作祖母母有諱字而  
不及氏末云貴所出嚴及焦或二母之氏歟又云碑出  
咸豐王子上溯建武王子正得一千八百一年辛酉之  
亂賊火吾廬亭相去稍遠得不燬事平碑仆于地旁贅  
漢晉甌數十如竈突然蓋賊用以作炊者石受薰灼左

側黔黑而文字無恙凡物隱顯成毀固有定數此碑幸  
免劫灰先賢遺迹賴以不墜知海內好古家同此愉快  
也

余在會稽禹寺見唐開成五年往生碑已載其大略於  
前矣後至省垣以語如冠九前輩遂託人至會稽搨數  
本見贈因載其全文於此碑額書往生碑三字文前有  
題目云結九品往生社并序沙門處訥撰文云唐開成  
五年歲次庚申皇帝昇極是歲夏五月會稽禹寺請公  
英法師講金剛經于餘姚平原精舍會次慕一千二百  
五十人結九品往生社夫爲善者迷於所趣無量壽佛



返念不息遺民掛冕康樂投簪史氏稱之其風不泯英  
公學我真教挹其遺蹤施有等差階陳九品旁求貞石  
書其姓字不以予管見命序其事云第一品僧處訥僧  
永端徐十一娘第二品第三品蔣漸達第四品朱寧第  
五品僧良捷僧陟霄僧獻通僧惠平潘顥魏成邵仕興  
蔣沛呂三娘張菩提梁出世陳廿一娘胡大惠第六品  
僧雅操僧智源蘇約梁十一娘邵玘陸遂徐文政方榮  
進鄭大娘馬超朱趙七尼淨嚴第七品僧閑居僧清習  
僧履言潘雅傳成申屠儉潘存約陳廿娘項卿朱清淨  
尼宛輪第八品尼堅持李皇高二娘鄭簡盧倣朱智明

許三娘宋十四娘僧法敷僧元宵第九品方榮進鄭師  
簡危倫吳貫之許玩楊成方常和徐式繆阡從繆岑繆  
陶婆鄭協繆日華李瑜戚通方子明邵強謝行恭翁珍  
周慶徽馬訓徐公佐蘇澄尼契能尼深淨尼志常尼弘  
政尼弘辯尼契虛尼圓政尼遠照尼體常尼契端尼目  
淨尼妙喜潘妙性梁出世徐十二娘徐三娘朱十二娘  
方二娘姜三娘張圓滿沈十一娘鄭三娘丁蓮花邵六  
娘董法超劉智滿胡二娘梅十二娘張八娘施十一娘  
劉一娘周三娘胡福相沈九娘虞清淨黃二娘王三娘  
葉四娘吳卅娘江十一娘李志圓黃三娘李圓滿繆眞



姓鍾元成宋怵胡仲芳劉叔俞子興朱珵蔣仕琳夏用  
陸嵩劉文臯賈政沈簡龔榮盛望陳可津按碑文稱一  
千二百五十人而所列止二百三十三人第二品下不  
列姓名殆不得其人而闕之歟碑中男女混淆僧尼雜  
糅至爲可笑余詩所云坐惜蚩蚩民作事等兒戲以此  
求西方往生庸可冀備錄其文姑以詒好事者云爾嘗  
字不可識殆當時俗體序中篆字依文義當作募直誤  
字耳未必用六書假借法也梁出世一人而既列第四  
品又列第九品此不可解

吳平齋觀察示余石刻鄭板橋字一紙其文云大幅六

雨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條幅對聯壹兩扇子斗方五錢  
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爲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  
所好也送現銀則中心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  
賒欠尤爲賴賬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  
言也又附一詩云畫竹多于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  
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末署乾隆己酉板  
橋鄭燮平齋跋其後云板橋道人此書爲吳山尊學士  
所刻歲己巳夏四月范湖居士退樓主人重刻於滬上  
此後范湖退樓書畫潤筆皆準板橋所定卽以此帖爲  
仿單不復增減退樓卽平齋自號范湖居士乃周君存



伯也余謂東坡先生字在當日只換羊肉而已吾輩率爾落筆便欲白銀亦大罪過然年來以筆墨爲人役亦甚苦之讀板橋此帖輒爲誦古詩曰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退樓諸公聞之當乾笑也

湖壩雜記載宋神宗時高麗國王祈于佛得一子常啼惟聞木魚聲則止有聲自空來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遠逾海而南得之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擊魚使者告以故且言世子臂間有佛無靈字僧遂偕往見世子曰此吾師也吾師先爲興夫肩輿得金自給之外以餘貲投井積久建刹于湖上一年而師跛明年盲三年爲雷

擊死吾因題佛無靈三字于其臂孰意其生于此乎王曰如是則佛有靈矣因爲建寺其地顏曰高麗按高麗寺卽慧因寺後唐天成二年吳越王建宋神宗時寺僧淨源疏釋經義流傳殊域致高麗國王之子僧義天航海而來乞爲弟子及還國以青紙金書華嚴經三百部并經閣之貲附貢舶以進遂建華嚴大閣藏之俗因呼爲高麗寺詳見慧因寺志及明潘晟重脩慧因講寺記然則寺建于吳越非宋時創造且非高麗所建也高麗所造特華嚴閣耳佛無靈之說是流俗所妄傳明矣余游淨慈寺寺僧大圓指門外百工池謂是宋時顓僧



道濟遺蹟余按西湖志云宋建炎已前寺累遭火鞠爲荆墟熙甯間有善青烏之術者云須鑿池以禳之寺僧寶文乃募化開池與力者萬人故名則此池之開非道濟也世俗知有道濟不知有寶文傳訛久矣

道光三年直隸正定府元氏縣民劉黃頭掘地得一石爲唐宣城縣尉李君之妻賈氏墓志銘末行刻後一千三百年爲劉黃頭所發十二字白道光三年上溯葬年唐建中二年年雖小差而姓名不爽亦可異也戴子高以搨本見示余按其文夫人諱嬪字淑容長樂縣人李君隴西人舉賢良授宣城尉先卒夫人以建中二年二

月十二日卒于其從父之弟趙州元氏縣官舍卽以其年三月窆於七義原從子文則爲之銘其銘詞末二句曰一扇泉壤萬歲千春殆因是語而推算之遂得黃頭發冢之事乎未行所書與全碑字體一律是卽其從子爲之矣

吳興沈吉齋名夢巖二十年前曾以所著題榴庵詩集求序于余今存賓萌外集中然久不與通音問矣同治六年朱君采蓀以其書來乃知吉齋著述繁富有廿二史確說尙書彙解肉譜匹夫小史古韵通叶庚癸一家言等書其肉譜體例與王李蒙求相類不知何以爲此



名匹夫小史記常言俗事庚癸一家言則專記粵賊之難者也余皆未之見惟尙書彙解曾得讀之似于經學尙疏余貽書吉齋小有規正而此後竟不得其一字蓋未見采納也余憫其窮老著書終就湮沒略識梗概于此

鄒縣董梓庭吏部名作模道光三年進士嘗以事成伊犁辛丑壬寅間從靖逆將軍于廣東罷歸遂僑寓揚州十年一夢極煙花三月之樂今歲行年七十有七矣腰腳猶健自言昔歲遊西湖尙步行三十里也時從廣東載書數萬卷至蘇州求售蘇州太守李薇生爲之先容

頗有所獲與余相遇知余有羣經平議已刻版爲印百部去余笑曰楊子草大元同時有尙白之嘲覆醬之議今鄙人殺青甫竟而公卽以奇貨居之勝古人多矣福建南臺有閩越王騶無諸廟庚午之春余至閩因往觀焉廟在山上前殿祀王後殿并祀夫人夫人居左而王右之以漢制尙右也其後有釣龍臺釣龍井云是王故蹟泉水甘冽瀹茗頗佳其巔有榕陰山館凭欄俯視海外帆檣歷歷可數亦壯觀也前殿兩廡從祀者四曰白馬王曰吳巖王曰顯惠將軍曰協惠將軍皆不知何人嘉慶閒碑稱兩王皆無諸之孫白馬王卽繇君丑吳



嚴王卽吳陽其說尙可採而又以白馬王謂卽白馬三郎余按白馬三郎乃五代時閩王王審知也以爲無諸之孫謬矣又稱白馬王有射桑溪惡鱗事因有射鱗尊王之稱荒誕益甚余謂無諸建國于茲允宜廟食以史漢閩越傳考之無諸之後有閩越王郢閩越王餘善皆以背漢不善其終非祀典所宜及惟繇君丑是無諸孫繇王居股以殺餘善自歸封東成侯又有越衍侯吳陽越建成侯敖俱以殺餘善功吳陽封卯石侯敖封開陵侯此四人者於從祀爲宜又有東越將多軍降漢封無

錫侯亦可在從祀之列此外若吞漢將軍騶力及史失其名之徇北將軍皆叛臣之黨不得與于此矣閩俗尙鬼祀典多不經余憫無諸之廟而從祀諸人陋俚無據因書所見如此官斯土者有好古君子當于愚言有取焉

余因白馬三郎之稱而思閩王王審知亦五代時賢君也自宜廟食閩土春秋崇祀余至閩適當春仲見當路諸公于祀典所有事者牲牲玉帛奉行如例而王審知之廟無聞焉豈非閩中一缺典乎唐天祐二年爲審知建祠福州侍郎于競撰碑文其略云公器局端雅識理



融明及膺帝命寵陟齋壇一年而足食足兵再歲而知  
禮知義方隅之內仰止攸同使之以時齊之以禮故得  
汙萊盡闢雞犬相聞時和年豐家給人足俊造相望廉  
秀特盛閩川以南地雖設險人尚爭雄公威之以恩綏  
之以德示以寬仁俾之柔服遂使數十年之氛祲遽致  
廓清一千里之封疆旋觀昭泰兵戈游起帑庾多虛凡  
列土疆悉重征稅商旅以之而壅滯工賈以之而殫貧  
公則盡去繁苛縱其交易關譏闥市匪絕往來衡麓舟  
鮫皆除守禦故得填郊溢郭擊鼓摩肩竟敦廉讓之風  
驟覩樂康之俗據此則王氏之造福閩疆亦不讓吾浙

之有錢氏矣此碑今尚在余于壬甫兄福防署中見其  
搨本因錄辜較如右

禹陵窆石文康熙間張編修希良視學吾浙屬部吏搨  
之以意屬讀得二十九字惜其釋文今未之見王氏金  
石萃編阮氏兩浙金石錄均有所審定然至今可辨者  
止日王石乾象并天文晦真黃十一字而已象字止存  
上半之刀晦字止存左半之日以余觀之象字可信晦  
字猶存疑也其右刻詩一章當是宋元人之作除前人  
所辨識外余又加審定其不可識者四字詩云沐雨櫛  
風無暇日胼胝還見聖躬勞古陌□□□元氣梅梁赴



海作波濤至今遺跡衣冠在長使空山魑魅號欲覓口  
陵尋空石山僧爲我剪蓬蒿余去歲游禹陵觀空石惜  
未及手搨以歸今春魏稼孫以搨本見示因得諦觀之  
而錄于此

余前視學河南時香巖制府英桂方爲河南巡撫今一  
別十五年矣庚午歲重見于閩中公爲言咸豐九年自  
豫入覲蒙

文宗顯皇帝召見語次及樾有俞樾  
寫作俱佳人頗聰明之 諭是時臣樾去官已一年有  
餘矣何意蟻蝨微臣尙在 眷注之中昔蘇軾聞神宗  
有奇才之歎痛哭失聲樾之才固不足以比蘇軾而以

天涯殘客重聆

先帝玉音亦不禁涕淚之橫集

也

吳仲英大令恒居家時有李君覺仙館其家一日晨起  
有客來訪之覺仙臥未起乃去已而又至窗外覘之仲  
英笑曰覺仙還未覺客應聲曰張子又來張仲英大驚  
遽出延之入問其姓名乃張君日熙亦武林名下士也  
遂與定交以一聯作合是亦金蘭譜中一佳話也

西湖北山路由岳王墳而進有三洞曰香山曰紫雲曰  
金鼓庚午初夏余往游焉香山洞甚淺無可觀覽金鼓  
洞蕪廢太甚有兩道士居洞中衣服挾斯髮鬢聳然殊



可憎惡昔人改郭景純詩云青谿三千仞中有一道士  
輒誦斯言一笑而出惟紫雲洞極有致其前洞廣修可  
百筵中閤一徑纔通人石巉巖可畏俯首而入猶懼觸  
額既入則豁然開朗與前洞等內鑿佛像數軀且有泉  
水注崖石間泠泠然僧言此中可銷夏六月中游屐相  
繼此時尚早也張平子云幽谷曄岑夏含霜雪信夫  
余將從天竺至龍井僧言踰棋盤嶺取道較近遂從其  
言輿轎踰嶺上下各三里昇夫頗以登陟爲艱然山徑  
曲折蒼翠四合若無路者亦山行之勝致也登其顛則  
錢唐江在前西湖在東湖中游船了了可數距余所居

詰經精舍若在咫尺矣山岬有僧寺不知何名壁縣一  
燈書安隱堂始卽其名也有老僧以采樵爲業時方揀  
擇新茶因取極細者烹以供客卽龍井茶矣僧自言不  
知佛法亦無布施終歲自食其力乃削髮一山農耳然  
其人頗不覺可厭視叢林大和上或轉勝之也

西湖之勝尤在裏湖兵燹以來名勝之地化爲榛莽惟  
錢王祠岳王墓和靖先生祠蘇白二公祠及平湖秋月  
三潭印月湖心亭稍稍修葺以供游覽而六橋以西無  
游跡矣余獨掉扁舟進蘇隄第三橋泛于裏湖至于茅  
家步又進玉帶橋訪金沙港關廟遺址積垣蔓草幾不



復識惟池水尚未枯竭然漏地荆榛不能臨流賦詩矣  
內存殿屋三間亦危欲傾圯倘及其未圯修葺之事半  
功倍然無人議及也回憶道光丙申余初至其地至今  
三十五年不勝今昔之感

阮公墩在湖心亭之西去年彭雪琴侍郎謀築屋其上  
親履行之而泥土甚鬆以篙刺之應手而入始知其不  
可屋笑語余曰此真軟公墩也然余謂築屋雖非宜襍  
時花木當無不可若於其四面臨水處遍種芙蓉花時  
照耀中流爛如雲錦亦奇景也惜無好事者與謀之  
余居西湖寓樓樓多鼠每夕跳踉几案若行康莊燭有

餘美無不見跋始甚惡

繼而念鼠亦飢耳且于余衣

服書籍一無所損又何亞焉適有餽餅餌者夜則置一  
枚于案頭以飼之鼠得餅不復嚼蠟矣一夕余自食餅  
覺不佳復吐出之遂并以飼鼠次日視之餅盡而余所  
吐棄者故在乃笑曰鼠子亦狷介乃爾是夕置二餅以  
謝之次日止食其一余歎曰不惟狷介乃亦有禮

佛家放生儒家亦放生或謂孔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是孟子數罟不入汚池魚鼈不可勝食之意非是愛惜  
物命余謂君賜生必畜之可見總以不殺爲是不然推  
君言不宿之義大君有賜自宜卽付庖廚何爲而必畜



平庚午五月余以小舟載鷄六頭至淨慈寺交寺僧大  
圓畜之歸而漫書數語示好殺者

洞庭山出茶葉名碧蘿春余寓蘇久數有以餽者然佳  
者亦不易得屠君石巨居山中以隱梅盦圖屬題餉一  
小瓶色味香俱清絕余攜至詒經精舍汲西湖水瀹碧  
蘿春歎曰窮措大口福被此折盡矣

春在堂隨筆二

春在堂隨筆三

德清俞樾

上虞有文衡山所書前後出師表石刻末署嘉靖三十  
年辛亥七月二十四日文徵明書時年八十有二又有  
葛梅跋云余待白姑蘇荷衡山翁知最稔爲余書武侯  
出師二表以余世系出瑯琊也命工鐫石以傳珍翁之  
楷法者不因得武侯盡瘁之心乎古虞葛梅識沈肖巖  
爲上虞校官櫟以見贈余觀其首行書出師表三字末  
書諸葛武侯四字亭林先生日知錄云萬曆以後坊刻  
盛行每題之文必注其人之名於下而刻古書者亦化



而同之變古書以肖時文之面目使古人見之當爲絕倒今觀此刻則嘉靖閒已然雖衡山翁亦不免從俗可歎也

余舅氏平泉姚公嘗著疇經借洪範九疇衍爲八十一疇其書未成然宋蔡沈著洪範皇極內外篇已衍洪範九數爲八十一章矣公又以唐宋之間散而無統不得拘薛歐兩史之例以五代爲正統欲撰一書名十一國志以李克用爲首次王建朱溫楊行密劉巖王審知石敬瑭劉知遠而以劉崇附之又次爲李昇郭威凡十一國仿陳壽三國志之例國自爲書而楚與南平吳越別

爲載記其書亦未成然國朝吳任臣已有十國春秋之作矣乃歎吾人偶有所見前人都已先爲之正如元郝經撰續後漢書而不知宋蕭常先有此作矣至於議論之偶同者當更不可勝數余所著書恐皆不免勒少仲同年方綺嘗攝江蘇臬使至三年之久余廝吳下往來甚密後奉檄至皖北筦釐捐局事寄宣紙長一丈有二尺者索余書大字作楹帖其來書云曩在京師見伊墨卿先生以六尺素紙作五言楹帖可喜之至惜未購得至今憾之同年中平時欽佩出於肝鬲無逾兄者若不能多得兄書他日老去定以爲憾矣余深媿其



言自惟筆力孱弱方之墨卿先生無能爲役乃承良友  
拳拳如此心誠憐白髮公信夫  
吾家德清東門外之南埭數百年矣莫知所自始相傳  
元提舉希賢公實始居此 先朝議君詩云我家巾山  
陽溯源自元末堂堂希賢公孫謀善貽厥注云見明沈  
御史松族譜序中然希賢公名諱無聞焉先世多隱於  
農故譜牒不著庚午歲余于吳中見候補縣丞俞君永  
泰字棣華徽州婺源人爲余言天下俞氏皆出於徽徽  
有十八派今家祠有屋宇十八區清明大祭十八派皆  
有至者各以其派居祠屋中以三日爲率祭日及前後

各一日也三日中有供張或道遠多留一二日則須自  
具矣子姓繁多爲婺源姓余因求觀其譜而譜在徽越  
數日鈔示大略始祖曰縱二世曰歸三世曰貞四世曰  
奇鸞五世曰藥六世曰中曰安曰吉七世曰永宗曰永  
崇曰永深曰永沅沅始由宣州遷歙沅之子曰植植之  
子曰昊曰昱曰晃曰昌昱遷浙昌遷婺所謂十八派者  
皆遷婺後所分也然則吾浙之有俞氏尚在十八派未  
分以前所別出乎俞縱俞歸俞藥皆見史譜牒家所引  
據不甚可信自沅以來當不誣也用識於此殊深藉氏  
數典之懼



趙忠節名景賢字竹生乃先君門下士甲辰之秋余與同舉於鄉者也自幼儻雖翩翩公子而有俠丈夫風呼盧縱飲意氣浩然及咸豐之季東南淪陷君獨守湖州城歷三載餘卒死于賊論者謂張睢陽文信國合爲一人洵不虛也歲在庚午余寓吳下君之從孫曰鉉者以君遺墨一冊見示爲文者一爲詩者六爲帛書者六其在賊中所作五律四章合肥相國會以入奏有云亂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海內誦而壯之其帛書則皆在危城中使諜者從閒道寄其族父吟蕉觀察于上海者稿雖出於君而蠅頭細字皆幕中客所書末署清瀾蓋

恐諜者或爲賊所得故變其名不欲使賊知也或親筆作數行附後則仍署名書中多隱語曰子固則謂湘鄉相公曰琅琊則謂浙撫王壯愍曰包魚則謂鮑提督超曰黑糖則謂火藥曰輭硬白物則謂銀米曰當十青蚨則謂大錢口曰勃如色則謂戰曰屢博得綵則謂戰而勝頗有古人麥鞠鞠窮遺意亦足見時事之艱危而用心之苦矣至云作一日事盡一日心又云力竭矣而心不敢謂竭勢危矣而身不以爲危守死善道以盡臣子之責而已讀之可以廉頑立懦烏呼睢陽聞笛之詩信國衣帶之銘君之遺墨追配無愧不圖吾榜有此偉人



因題七律一章歸之而撮其大略於此

同治己巳江甯蘇州杭州武昌四書局有會刻二十四史之舉余與聞其事在詒經精舍曾以會刻全史章程命題肄業生潘鴻字儀父擬章程八條以進今錄其四條一曰二十四史總計三千二百九十四卷四局分刻當各得八百二十餘卷今擬以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北齊書爲一分共八百三十卷陳書魏書周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爲一分共八百三十五卷隋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爲一分共八百八卷遼史金史元史明史爲一分共八百二十

一卷二曰二十四史除殿版外有汲古閣十七史本明南北監版二十一史本其單行本之佳者史記兩漢書新五代史有明汪氏本史記漢書有凌氏評林本後漢書有元刻本南北史新舊唐書各有合鈔本舊唐書有明聞人詮本其間異同不一應作校勘記附末三曰備校各書如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潘眉三國志考證梁玉繩史記質疑王念孫讀書雜誌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三史拾遺諸史拾遺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皆是考訂異同其他如通典通考通鑑續通鑑宏簡錄宋史新編東都事略李燾長編歷代名臣奏議宋元學案王鴻緒



明史豪吳任臣十國春秋厲鶚遼史拾遺之類凡足資  
考訂者皆宜購備四曰天文律歷等志非平時所專習  
者不能訂其譌奪每局應延請精于歷算星學者一二  
人專校天文各志

何子貞前輩爲余言治經使人靜細治史使人躁浮又  
曰子居京師久矣嘗見座主之請門生乎以一柬招之  
則無不至至而主人不遽出也客畢至然後乃出揖之  
坐則坐命之飲則飲惟吾所欲言無不諾諾此史學也  
又嘗見門生之請座主乎先十日而聚謀衣冠登門而  
具柬焉旣屆期昧爽咸集客至肅以入側目而視側耳

而聽惟恐不當其意此經學也余謂先生之取譬妙矣  
先生又言經有學史無學余則曰經學無底史學無邊  
經學深故無底史學太汗漫故無邊

余同年生謝夢漁以庚戌進士第三人及第學問淹雅  
官京師二十餘年鬱鬱不得志嘗語余曰學問是一事  
科名是一事祿位是一事三者分而不合有學問者不  
必有科名也有科名者不必有祿位也余深韙其言偶  
以語何子貞前輩先生曰傳不傳又是一事

余在詒經精舍曾以天竺山訪周伯溫題記命題然恨  
未見搨本辛未之春肄業生陳桂舟殿英入山搨得數



紙以一紙見詒文字完具篆法遒勁洵石墨之奇珍也  
其文曰理公岳晉高僧慧理師嘗燕坐焉在錢唐虎林  
山天竹招提之東南玲瓏竚邃竹樹岑蔚至正九年上  
人慧苕來尻觀堂起廢緝甬爰開是岳窈窕繚複鄣如  
堂皇雲涌雪積發渫霽蘊後七年少丞綏寧楊公之弟  
元帥伯顏清暇游榻扶奇樂靜捐金庀工載鑿岳石刻  
十佛及補陀大士象金碧炳赫帆躋西土冀徼福惠  
我重親利我軍旅久釋氛沴永奠方岳岳之異勝誕增  
於昔爲虎林奇觀寔苕公軌行精慤有目致之居民號  
曰菩薩蓋非夸益天竹咏尙允嚮師臘百八十與苕同

志徵文示久乃篆諸石浙省參知政事番陽周伯琦伯  
溫記并書右篆書二百十一字爲十三行行十七字惟  
第八行止十六字則以氛字下石有泐處也第十行菩  
字下亦有泐處故其上号曰二字較小然則當日竟是  
據石書丹非鉤摹上石也文中慧苕之苕不作炬緝甬  
之甬不作倣鄣如之鄣不作廓少丞之少不作左游榻  
之榻不作憇久釋之久不作冰皆與說文合然亦有好  
古而反失之者如竚邃之竚自當作幽說文幽隱也从  
山中从竚竚亦聲此云竚邃義屬山岳則以幽字爲安  
幽必從山猶邃必從宀也乃作竚字反失之矣又如霽



三  
一  
蘊之需自當作靈曾子天圓篇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此云需蘊正謂精氣所蘊結則以靈字爲妄乃作需字說文需雨零也反失之矣伯溫六書正譌一書頗爲後人指摘觀此刻者但玩其筆意可也末有隸書小字兩行云此碑同口葉子得之理公岳攀蘿剔蘚相與大息何二百年來人莫知而志莫載邪豈尤物神護將光終難掩文寶久祕者必彰刻雖晚出余與耶子愛其古也用表于世嘉靖戊戌冬十二月立春日葉彬題按同下一字似是敦字漫漶難辨耶子亦不知所謂首行訖于掩字下尙有數字塌者未全也將光二字相連

屬將字止有上半殆由鈎摹上石紙本粘合故不分晰耳以是知古人磨崖必據石手自書丹也

世傳鐵樹每逢甲子歲開花同治甲子余在天津元旦賦詩曰喜逢鐵樹開花歲應是銀河洗甲年後見七修類稿云鐵樹遇丁卯年則開花因將此詩改易然長洲褚稼軒堅瓠集云鐵樹卽紅豆樹我郡東禪寺中有之天啟甲子開花與否無考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其花盛開結實纍纍是甲子開花之說又信也福建福甯府署中有鐵樹一株嘉慶己卯歲開花荔園太守誠安曾題嘉樹二字以識其事至今歲同治辛未五十三年矣吾



兄壬甫適守是郡樹又作花然則鐵樹開花初無定歲但必數十年始一花耳

余舅氏姚平泉先生溫良樂易君子人也嘗自謂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斯言余終身誦之今年校其遺書屬先生門下士陳子莊大令付之剞劂有瑣談二卷內一條云凡人以君子之心度人未必皆中然我不失爲君子況中乎以小人之心度人未必不中然我不免爲小人況不中乎數語亦名言也謹識於此以代几席之銘

余長子紹萊幼聘仁和周氏雲笈大令之第三女名芝

字叔英雲笈知江西安義縣寇至死之女距父死一月無疾而卒余有傳存集中偶檢舊篋得曩時手書傳稿末附軼事數則輒錄於此女生前有手植桃樹一株在家園中臨卒前數日自至樹下撫摩數四歎曰吾數年心血也女臨卒之日家人爲其父作紙錢將焚之女亦助之作復微哂曰不知冥中需此何爲女旣卒數月其姊仲英夢有人以父命召之乃偕往至一處甚閎敞中設一桮父據桮南面坐女旁侍西面坐女見仲英至頷若微蹙者仲英入拜父怒視曰聞家人議吾何不稍避而死於賊吾何過哉吾何避哉且爾曹不好慰



爾母終日號泣何也言已起入內女出一紙示仲英字小不甚可辨中數字稍明白曰萬事如電耳正欲諦視有人自內出曰速去速去仲英驚寤其長姊伯英同夕得夢亦如之但稍模糊耳又一夕仲英夢女入其臥內仲英知其已死且知已之爲夢也因問其死狀女曰亦不自知但鵲突聞覺有人引至父所耳問我他日死亦能見父否曰可凡死者皆相聚如生前卽印雪老人亦常在我父處或時作畫甚樂也女所稱印雪老人蓋卽先君子余家僑寓臨平時以印雪二字顏所居軒先君子生時能畫墨菊或以淡墨作山水小幅然不輕

爲人作故無知者卽周氏與余家親串往來甚密亦未之知也女能於夢中言之良足異矣女又言其從兄嫂有身必女也已而果生女初女聞雲笈之訃微謂其家人曰仕途何味凡今之仕宦者宜早勸令歸休矣是時余方視學中州其明年以人言免歸女此言豈爲余發乎余家初聘女時女始六歲女卒後其母姚恭人爲余言是日然兩燭於堂前女嬉戲滅其右之一并錫槃鎔焉因共祕其事不以聞噫豈與吾兒無緣乎因憶前明才女葉小鸞許嫁張氏壻家以棗茗爲謝俗所重也茗中乃有斷玉搔頭一枝大驚密棄之後果未昏而



天事見其父天寥先生年譜與此相類夫小鸞特才女耳若乃父爲忠臣女爲孝女如叔英者不尤可傳乎余旣爲之傳又書其軼事如此冀當世好事君子或爲詩文以張之也

廣東粵秀山之麓舊有道觀曰應元宮祀雷神王補帆同年官廣東布政使時卽其地建書院爲舉人肄業之所仍其名曰應元蓋以大魁望多士也因於講堂之左闢一軒曰仰山移奉雷神於其中補帆手題楹聯云嶽峙層霄海內斯文尊北斗雷鳴昨夜天公有意屬南州跋云用宋人黃仲冕故事預爲肄業孝廉來歲大魁之

兆至明年爲同治辛未科會試應元書院中得雋者九人而狀元梁君耀樞卽九人之一梁君字斗南檻聯中北斗南州已早寓之矣補帆時官閩撫因郵寄一聯縣其講堂云瑞兆豈無因不負隔年彈柳汁科名原有定適逢佳會種梅花其云柳汁者因庚午春開課有柳汁染衣賦題也其云梅花者補帆五世伯祖樓村先生康熙癸未會試及廷對皆弟一所居曰十三本梅花書屋補帆以書院落成適屆未科因於左偏餘地築屋植梅樹十三本亦顏之曰十三本梅花書屋爲諸孝廉兆也補帆書來述及以爲佳話且曰此凱泰一大快事君



三  
宜錄入春在堂隨筆中因書大略如此又補帆在粵時  
因久旱禱於雷神有驗更題一聯於仰山閣云繞郭雲  
山收一覽出山雷雨慰羣生時補帆因水土不宜擬引  
疾歸有人誦此聯以爲必不得請未幾遷閩撫  
江蘇元和陳幾亭吏部鵠著明紀一書體裁明密決擇  
謹嚴頗具史才五十三卷後其孫內閣中書克家續成  
之中書佐張忠武戎幕死庚申之難孤維驥抱遺書奉  
其母走海上流離轉徙幸獲保全中書故人吳平齋觀  
察取其書擬刻之未果也已而江浙閒有會刻全史之  
議初同治八年春余在蘇寓得浙撫李筱荃中丞書謀

合江甯蘇州杭州三書局合刻二十四史屬余謀之江  
南諸當事余因移書問兩江制府馬端敏端敏復書許  
刻至隋書而止則甯局所刻凡十五種矣又以告蘇撫  
丁雨生中丞中丞稍難之曰蘇局已刻資治通鑑應敏  
齋廉訪又購得畢氏續通鑑版歸局中則自明以前事  
迹具矣吾再刻一明史而三千年往事燦然在目何事  
二十四史爲余曰固也然公并明史不刻則已耳既刻  
明史則一大部也何不更刻一二種以成此美舉乎中  
丞首肯乃以刻遼金明三史自任此外惟新舊兩唐書  
薛歐兩五代史宋元兩史耳遂以告筱荃中丞大喜卽



定議吾浙刻兩唐書及宋史而以兩五代及元史請李少荃伯相刻之於湖北伯相不應刻元史復移書丁中丞請以元史歸蘇局而刻明史其意謂元明一也可以交易而不知適與丁中丞初意相左矣於是平齋觀察乃出明紀示余曰子盍與中丞言之與其兩局爭刻一明史何如刻此書哉余因與丁中丞書曰公欲刻明史以補畢氏通鑑所未及使學者不必讀二十四史而數千年事粲然大備此意甚盛但明史與通鑑體非一律若刻陳氏此書則與通鑑體例相同合成全璧洵可於二十四史外別張一幟矣中丞然之遂以書付蘇局開

雕書成而中丞已奉諱去繼之者爲張子青中丞因其書無序請馮景庭中允爲之序中允爲述刻書緣起而未盡其事曲折蓋此事惟余知之詳也故紀之於此以告海內讀明紀者

家兄壬甫前在京師時見有以太極數爲人推算行年者其人坐一室二僕侍焉案上陳硯一筆一算盤一旁列二長几積書如堵客以生所值支干告之其人就算盤推算珠走如飛琅琅有聲亦莫知其爲乘爲除也算已謂其僕曰幾千幾百幾十有幾僕卽於几上檢書一冊示之其人任舉一事問客或曰君兄弟行當第幾或



日君室中人年如千歲其有不合則又推算如前大約一事相符則其餘皆合自少至長或逐年或逐月厯厯如繪然至此日此時而止過此以往茫如捕風矣今年與潘君子浚言及潘曰其推已往者先天數也其推未來者後天數也先天數準後天數不準若將來事亦作已往事以先天數推之則無不準矣因言有蘇君曰新字紫垣皖人也以縣令需次吳中有鄉人來欲居會館館人拒之因蘇君以請乃許焉久而知其人精於太極數蘇君就之推算且曰吾今年三十有幾請作五十有幾算之其人不可強而後可翌日持一函來告曰以

後事盡此中矣然今年不可啟視至明年穀雨日乃可啟之屆期發書乃止十二字曰露結之霜旣見東流之水已盡不解所謂姑置之至是年九月以奉諱歸適在霜降後應上一句至十二月蘇君物故應下一句乃歎人生世閒事皆前定精於數者固能前知也

金眉生都轉安清負才望喜談天下事亦振奇人也自西事之興士大夫持正者多喜言戰眉生獨主和議曰人知和之可恥而不知戰不勝而求和之更可恥人知戰之爲上而不知不戰而能屈人之更爲上咸豐戊午舉朝議和約頭緒繇多而入京入江兩端所關尤鉅萬



藕船尚書力阻入京宋雪帆侍郎力阻入江眉生作參夷說一篇請以寬免沿海關稅抵其入江入京兩事當時不能用然實正論也國家無洋稅豈遂不能立國而夷夏之防不致潰決則所得多矣偶見其上湘鄉相國書云和之一字乃南宋以後第一惡名而北宋以前無此成見也三代下主戰亡國者有之未有以主和亡國者漢高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非婁敬之策則遂無漢矣先帝殂於白帝吳蜀不共戴天而武侯卒不與吳爭後人無譏其忘仇蒙詬者回紇吐蕃其辱唐肅代德三宗極矣而汾陽鄴侯皆主款及北宋之寇萊公范文

正公富鄭公司馬溫公於遼於夏無不議和神宗踐阼富公即云願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此十數公者豈皆古來無氣男子哉厥後蔡攸童貫思恢復幽薊之奇功橫挑邊釁宣和因而北轍韓侂冑希不世之勛一戰而腰領不保此非古事之得失昭昭可見者乎今海內新遭髮捻之禍元氣已極敝矣無業之游民失職之游勇伏戎於莽紛紛皆是此時鎮定安集之不暇若又從而爲意外之圖則如大病甫愈之身尙欲負重致遠一有蹉跌禍不可知夫泰西各國鼎峙緩則相噬急則相援竭天下之力敵一國可也而不可敵眾國支一時可也



而不可支數載況外釁一起內訌必生洋人用財如泥沙沿海五六省之莠民爲其所喉揭竿而起則洋人不必親執戈矛而中土已不勝其敝矣故攘外必先自強而自強在於刑政脩人才盛二者苟備則九世之讎可復一旅之甲可興非貿貿然暴虎馮河撫劍疾視者所可與議也其書千餘言通達治體今錄其大略如此江浙之開書局也余曾有續刻 皇清經解之議因傳訪通人蒐羅眾籍戴子高望以書目一紙見示采擷略備乃當事諸君子莫有從余議者余窮老且病此志終不果矣而子高所論書目猶在篋中因錄於此俟後

之君子周易則有若莊氏存與之彖傳論象傳論繫辭傳論說卦傳論卦氣解八卦觀象解張氏惠言之虞氏易言虞氏易事劉氏申受之虞氏易言補易虞氏五述李氏銳之周易虞氏略例胡氏祥磨之虞氏易消易圖說姚氏配中之周易姚氏學尙書則有若莊氏存與之尙書旣見書說莊氏述祖之尙書考證尙書記劉氏申受之書序述聞宋氏于廷之書譜龔氏自珍之尙書序大義尙書馬氏家法大誓答問魏氏源之書古微周氏用錫之尙書證義焦氏循之禹貢鄭注釋朱氏右曾之逸周書補注詩則有若莊氏存與之毛詩說莊氏述祖



之毛詩考證周頌口義汪氏龍之毛詩異義陳氏奭之  
詩毛氏傳疏毛詩說音義類胡氏承琪之毛詩後箋馬  
氏瑞辰之毛詩傳箋通釋朱氏右曾之詩地理考實魏  
氏源之詩古微儀禮則有若褚氏寅亮之儀禮管見張  
氏惠言之儀禮圖胡氏承琪之儀禮古今文疏義胡氏  
培翬之儀禮正義儀禮宮室定制攷吳氏卓信之喪禮  
經傳約吳氏嘉賓之喪服會通董氏蠡舟之釋祀徐氏  
養原之儀禮古今文疏證飲食考鄭氏珍之禮經小記  
周官則有若莊氏存與之周官記周官說莊氏綬甲之  
周官禮鄭氏注箋莊氏有可之周官指掌沈氏夢蘭之

周官學溝洫圖說徐氏養原之周禮故書考鄭氏珍之  
輪輿私箋錢氏坫之車制考禮記則有若王氏聘珍之  
大戴禮記解詁莊氏述祖之夏時說義夏時等例夏小  
正文句音釋劉氏申受之夏時經傳箋黃氏模之夏小  
正分箋夏小正異義魏氏源之曾子章句子思子章句  
金氏鶚之禮說春秋則有若龔氏自珍之春秋決事比  
魏氏源之春秋公羊古微柳氏與宗之穀梁大義述洪  
氏亮吉之春秋左傳詁梁氏處素之左通補釋臧氏壽  
恭之春秋左氏古義朱氏右曾之春秋左氏傳疏董氏  
斯垣之國語正義黃氏模之國語補章汪氏遠孫之國



語古注輯存國語韋注補正國語明道本考異論語則有若江氏聲之論語埃質程氏廷祚之論語說錢氏坵之論語後錄宋氏于廷之論語發微徐氏養原之論語魯讀考包氏慎言之論語溫故錄孟子則有若宋氏于廷之孟子趙注補正孝經則有若周氏仲孚之孝經集解爾雅則有若戴氏瑩之爾雅郭注補正丁氏傳之爾雅敘篇錢氏坵之爾雅釋地以下四篇注小學則有若鈕氏樹玉之說文段氏注訂桂氏馥之說文義證王氏筠之說文解字句讀嚴氏可均之說文翼以上共九十四種此外若毛氏奇齡之尚書廣聽錄舜典補亡孝經

問四書改錯聖門釋非錄阮氏學海堂本未刻宜補刻劉氏逢祿之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學海堂本多脫誤宜重刻又阮刻體例未免襍亂續刻者宜以經歸經而別爲經義文鈔一書附後以采輯諸家文集及說部書中之有涉經義者均予高說

予高嘗爲論語注專以公羊家師說說論語蓋亦一家之學也偶檢舊櫝得予高手書一通皆蠅頭細書錄注中義六十三事質之於余因擇其尤平易者識之因不失其親因讀曰姻姻外親也姻非五服之親然猶必不失其親以其亦有宗道禘記曰外宗爲君夫人猶內



宗也外宗爲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 井有仁焉  
井葬之段字仁讀曰人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當  
別爲章 啟予足啟予手啟啟之段字省視也 不踐  
迹亦不入於室言不踐善人已然之迹亦不能入於善  
人之室 去兵謂去力役之征去食謂去粟米之征  
君子上達言作君作師上通天道小人下達言務工作  
力田野下通物性而已 賜也賢乎哉賢勞也 道不  
同不相爲謀若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 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往往世也諫猶正也來來世也言待來世  
之治猶可追乎明不可追莊子述此謔曰往世不可追

來世不可待右皆子高之說余因子高解往者不可諫  
而悟來者猶可追之義周官追師注追猶治也猶可追  
言猶可治也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爲後  
世法皆所以治來世也公羊子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  
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深得孔子之意而皆自  
楚狂一言發之楚狂之功大矣

傅長虞七經詩乃後世集句之祖藝文類聚載之而尚  
書一篇缺焉余曾爲補之其辭曰我聞在昔維彼陶唐  
克明俊德光于四方迪維有夏亦粵成湯誕作民主率  
由典常丕顯文武無怠無荒萬邦作式四夷來王俊父



在官嘉言孔彰卽我御事咸懷忠良維民從乂若網在  
綱聞于上帝至治馨香皇天眷佑降之百祥歲則大熟  
身其康強後王立政不和政哢勿畏入畏不臧厥臧維  
貨其吉謂暴無傷珍禽奇獸峻宇彫牆流毒下國九有  
以亡烏呼羣后無傲從康此詩乃余幼時之作雜采枚  
書殊不足錄然人或賞其掇拾之工穩故錄之於此  
白日壹去不可追以後稱今成昔時山澤所樂世莫禁  
金石之辭臣能爲六經旣明有著作萬念盡滅無思維  
登臺而立及者遠此理自古長如斯右七言詩一章乃  
集繹山碑字所爲余嘗集繹山碑字爲楹帖得一百聯

因成此詩截金彫玉亦頗費剪裁錄而存之庶無負一  
時之興也

潘孝廉鴻字儀父肄業詁經精舍三年乃精舍之高才  
生也余嘗見其與兒子紹萊書洋洋千言頗有所見今  
錄其略云士必通經方足致用六藝雖不完大旨皆具  
漢初師儒淵原不遠其所推暨復有以補益之若賈之  
於禮董之於春秋皆原本經術爲犖犖大者遷之史體  
圓而用神固之書體方而用知亦尙書春秋之大宗子  
也劉子政詩書春秋學皆名家七略之作尤六藝百家  
之總龜子歆乖畢家學張皇古文竄亂尙書周官以左



氏爲春秋傳與博士爭師心媚俗誠千古之臯人不獨  
劉氏之不才子矣唐人所頒正義實爲滅裂經傳之首  
易用輔嗣書傳僞孔詩經毛鄭三禮以後鄭盡捨前哲  
論語用何晏左氏春秋用杜預均無當也 本朝創明  
絕學時亦出入門戶異同皆爲妄論但求師法大義之  
所在彼紛紛者與宋人說經一丘之貉而已夫說易者  
由施孟京梁丘而下至鄭荀虞氏不爲元虛所惑則先  
後天之誣妄何敢緣隙奮筆說書者塙守伏生參馬鄭  
之一二王肅之流無可詆譏則枚賾之才遠出張霸下  
何敢黎丘晝見說詩者篤信毛公爲子夏真傳知三家

皆後起卽韓嬰之洞達天人耶顛之旁推政化尙在無  
達詰之例何論識緯禘書支離怪誕致開新安疑序之  
變說春秋者師法胡毋生董子之條例則公羊科旨皎  
然明白赤也之書裨益絲粟丘明固不傳春秋者何足  
與議三禮實未嘗致力不敢妄論然操此以往其不合  
者尠矣說經諸書大都簡要者多得繇蕪者多失審乎  
家法明乎大義自然別黑白而定一尊素不願如東原  
一流人句櫛字比鉤考一名一物耗心竭神僅成數卷  
廢紙竊謂周孔復生講求平治必在教養用人理財諸  
大端至于宮室衣服器用去其奇贏大甚而已易桌椅



而爲几席易樓閣而爲堂室易杯盃而爲俎豆能乎不能此所以與子高輩終古不合也兵者五禮之一儒者所當知弟所見兵家言自周秦以下凡數十種而孫武子十三篇最爲近古致力三載爲之考證注釋其不能自信者漢藝文志有孫子圖一種今不傳往往於九地等篇無以定其方向故未敢自信爲成書也百家爭鳴或傳或不傳而言之有故持之或理者屈指可盡漢世諸子大元法言實不在孟荀下好學而深思之當不何漢斯言

余有學校祀倉頡議一篇載賓萌集後應敏齋同年以

金岱峰廣文所著尊經閣祀典錄見示則知倉頡之祀有行之者矣今錄其詳文曰溫州府教授金衍宗爲重修尊經閣落成倡祀字祖經師詳請立案事衍宗前任臨安縣教諭時重建尊經閣崇祀歷代經師於閣上恪遵功令以十三經注疏爲主其已入兩廡者不贅易祀王弼韓康伯孔穎達詩祀毛亨周禮儀禮祀賈公彥禮記祀戴聖左傳祀杜預公羊祀何休徐彥穀梁祀楊士助孝經祀邢昺論語祀何晏孟子祀趙岐孫奭爾雅祀郭璞大戴記祀戴德盧辯國語祀韋昭說文祀許慎并埶祀功在羣經之河閒獻王劉德暨作羣經音義之



陸德明共二十一人及涖溫教授任適重修學宮與尊經閣甫竣竊見凌郡博廷堪校禮堂文集有倉頡廟碑云甘泉始立廟祀又聞杭州刊刻惜字錄奉倉頡爲字祖勸於書院家塾各設祀因於閣上兩旁各設神廚東奉黃帝史官倉氏頡沮氏誦神位西奉歷代經師神位二十一人如臨安故事字祖經師同日致祭庶於敬教報功之意美備無遺斯亦贊興文教之一助歟按金君於臨海創祀經師事在道光十九年於溫州創祀字祖經師事在咸豐元年字祖之名頗嫌不典然亦無以易之至崇祀經師尤足補祀典所未備全謝山鮑琦亭外

集有尊經閣祀典議云今聖廟旁皆有尊經閣登斯閣者以敬學尊師之意修追遠報本之文則俎豆於斯爲合蓋以尊經而遂及傳經之祀則凡得載於箋疏得見於儒林者無不可也不特春秋之鄒夾詩之齊魯韓暨北宮司馬仲梁諸子固所當祀卽其人或未醇若張禹何晏劉炫邢昺皆可存何也節取其功而錄之固不可與坐聖人之廡下者同年而語則稍恕焉而未濫也金君此舉卽本全氏之議而變通之以漢唐經師不勝枚舉故一以列在學官之十三經注疏爲主尊功令嚴祀事也然其祀典錄自序曰余在臨水倡祀經師初議



首祀孺悲繼以孺悲當列七十子中不當僅以經師祀之姑闕之以俟又宋史理宗端平二年詔祀蘇軾在張子二程子上不知何時罷祀大率以與伊川不合去之至夏小正經傳編次詮釋始自宋傅氏崧卿功不可沒雖止大戴記中一篇當與盧僕射並祀是金君固自有遺議槪謂學校嚴重事在官司宐從 功令至書院家塾有舉行斯典者當從全氏之議博考漢唐經師使抱殘守缺之功不致泯沒而學者亦得以聞風興起也

春在堂隨筆三

春在堂隨筆四

德清俞樾

自軍興以來資糧靡屨不能不取給於捐輸朝廷恩施優渥除本人得獎敘外有加廣學額之事誠曠典也惟東南兵燹之後市廛寥落邨聚凋殘學額雖增而應試之人轉減是以入學甚易乃有未窺六甲已博一衿者文風日薄士習日囂議者謂不如請減學額仍如原定之數而酌加鄉試中額以償之此議甚善惜無人言之於一朝也憶戊辰之春余在杭州見陳子中太守言是年二月舉行縣試而於潛令適於是日至省上謁問



何不縣試曰本縣止童生二人其一甫學作起講未成  
篇其一在鄉閒開酒店農事尙早飲酒人多不克分身  
應試皆須待三四月閒也是歲此二人者皆入學舉此  
一端學校之失之太易亦可見矣

余嘗於書中見文字數篇皆論列時事者不知何人  
之作其議多迂遠難行惟有二事似頗可採今錄於此  
其一事曰我朝堂陛森嚴京官除各部院堂官及道  
科外外官除督撫藩臬外均不準專摺言事所以杜僂  
越而靖紛紜其制固甚善也然竊謂庶僚之中有宜許  
其進言者內則編檢外則道府旣可以廣采納之途亦

可以寓考課之術惟在示以限制使無妨政體而已考  
翰林之官始於唐代書職官志謂翰林之職本以文  
學備顧問因得參謀議納諫諍然其時醫卜伎術之流  
以至方士浮屠皆得待詔翰林非盡文學之士也今之  
編修檢討皆由庶吉士授職士林欣羨以爲榮遇而謀  
議不參諫諍不納寮友過從但以詩賦楷法互相砥礪  
兵農禮樂都未講求此豈國家儲材之本意乎愚以  
爲凡事之上關君德下繫民生以及學術所宜辨  
明典禮所宜釐訂者翰林院官除未留館之庶吉士外  
其業經授職之編修檢討如果確有所見宜皆準其繕



寫封章自赴 宮門呈遞惟不準其參劾保舉以杜侵  
官之漸如此則翰苑諸臣皆知 上意所求不止在  
詩賦楷法必將留心時務討論典章以成有用之材而  
卽其所言觀其所學亦足知其人之賢否不必專以詩  
賦楷法工拙爲升降矣若夫道則領數郡之事府則領  
數縣之事外官而至道府其職任不爲不崇漢時太守  
皆得自達朝廷今則有督撫藩臬臨乎其上古今異宜  
非可一概而論地方公事自宜申詳司院由督撫具奏  
以符定制若令其自行陳請則意見各殊事權不一於  
公事轉多窒礙矣然道府簡放後例須謝 恩由外任

升擢者亦必進京引

見向來每蒙

召見一次

天威咫尺該員等心存敬畏多未能盡其所懷愚以  
爲道府新任均宜令其呈遞封章指陳時事而亦不準  
其參劾保舉並不準其論列本省上司僚屬賢否以爲  
市恩報怨之地其有勦襲陳言毫無實用者密 諭  
該省督撫俟其到任後留心察看如有議論詳明通達  
治體者卽於 召對時再行詳悉 垂詢若其敷  
陳曉暢氣度從容卽是真才可備大用是亦觀人之一  
道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若無敷奏之言又何  
明試之有愚謂京官編檢外官道府宜許其進言者正



以此耳又一事曰我朝因仍明制以八股時文取士康熙閒曾議廢之不久而復誠未有以易之也愚以爲制藝雖在所宜廢而成法亦不可驟更若必舍舊謀新責人以素所不習亦非所以順人心而服士論也夫國家取士原未嘗專以制藝其第三場之策本足以考取真才乃士子所用心試官所注目止在頭場經文已不甚講求策問更視同贅設此則奉行之不善而非立法之未周也今雖明降諭旨令考官於第三場悉心衡校不過習爲故事陽奉陰違宜卽舊制而變通之請自明年會試始飭令總裁官照欽定額數

加一倍擬中卽將擬中第三場試卷先行進呈御覽欽派大臣閱看擇其根據經史通達古今者取中如額然後知會闈中照常出榜若所進之卷不敷取中奏請再行補進若干卷并將總裁同考各官交部議處則衡校諸臣自然加意鄭重而各舉子知科名得失以此爲定亦不得不誦習經史以求實學矣會試如此則鄉試士子於第三場自不敢如前草率而各省主考官亦必仰承意旨與會場一律認真風氣所趨日新月異數年之後天下士子將自厭制藝之空疎從而廢之自無異論卽或不廢而將第三場改作頭場則制



藝雖存不過以今之經文視之總以頭場爲重而科舉  
所得多閎通之士矣  
宋于庭先生翔鳳嘗與余言近日士子不讀經書不通  
經義有學使者以多聞闕疑命題一生文中用所聞異  
辭所傳聞異辭二語居然高等彼殆不知異辭二字作  
何解也余謂先生此論亦太苛此生畢竟曾見過公羊  
傳尙有并此二語而不知者先生又謂之何至於引經  
不合本義古人亦或有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詔曰春  
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按公  
羊傳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所謂立子者

謂立庶子也公羊此文蓋明立適立庶之不同上言立  
適下言立子子對適言則是庶子可知矣建武詔書既  
云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則是主於立適也而  
反引公羊立子之文殆未知立子二字作何解乎漢世  
多通公羊者而當時秉筆之臣鹵莽若此何責童蒙之  
深也于庭先生乃莊葆琛先生之甥能傳莊氏之學嘗  
語余曰子見歸藏之易乎余曰未也先生曰說文始一  
終亥之書卽歸藏也余不能通其說因亦不問後以語  
戴子高子高曰此皆莊氏之微言先生沒微言絕矣  
汪調生道鼎乃汪春生前輩之從弟癸卯歲余客春生



玉山縣署適調生亦至與其晨夕者數月調生負才自喜而與余極相得每夕縱談至漏三下始休嘗以漢書古今人表有古無今擬爲補之是歲除夕兩人聯句達旦不寐其明年調生還浙余寄詩曰一燈覓句過除夕九等論才到古人皆紀實也調生久下世詩亦不存集中已忘之矣偶於書肆見調生所著坐花誌果八卷皆記三十年來耳目見聞之事頗足資懲勸追念舊事爲之泫然其書名坐花誌果未知所出安得起九原而問之也

漢書公孫宏傳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

所言如此而已漢武故事乃云上常輕服爲微行時丞相公孫宏數諫弗從宏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己死況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爲誄此事與漢書絕異使宏果以尸諫而自殺則亦漢之賢相矣漢武故事舊稱班固撰然其載長陵女子徐儀君事云至今上元廷中已百三十七歲矣按元延乃漢成帝年號則此書乃成帝時人所爲非班固也晁公武讀書記引張柬之洞冥記跋謂出於王儉益無據矣余從前與汪調生擬補漢書今人表



調生以公孫宏爲阿世之學頗貶抑之今偶閱漢武故事得此一事惜調生久作古人不及更與之論定也咸豐十一年十月賊陷諸暨有包立身者縣之包村人倡義集團遠近附之攜家來投者不下十餘萬人賊屢以大隊擊之輒敗誘之降不從同治元年三月僞侍王約湖州之賊僞梯王由富陽進攻包村環數十里爲營立身善以少擊眾相持八九月先後殺賊十餘萬人是夏大旱水涸汲道爲賊所遏村中人眾食不繼賊又絕其糧道勢危甚然主客萬餘人無一降者七月朔賊由隧道攻之村陷立身與妹美英率親軍數千人潰圍出

至馬面山賊追及之圍數匝立身中炮死美英手刃數賊知不免自刎死其兄立忠立賢皆死於陣父建勳母虞二嫂曰任曰王妻虞弟婦屠妹彩福彩官姪和尚女鳳娥姪女大姑二姑同日死之凡包村死者一萬四千七十七人同治三年護理浙江巡撫布政使蔣公益澧以其事聞 詔從優議卹按包立身之初起也人或傳其有異術能布香灰爲城然朱久香前輩嘗見之其人恂恂如常人初無他異而能於賊勢方熾之日全省糜爛之餘且又無名位之可以號召形勢之可以固守揭竿斬木自成一軍與賊相持久而不下遠近景附遂成



邑聚既陷之後同日起義烏乎可謂豪傑之士矣當日浙中團練以吾湖趙忠節爲最今觀包村之事其難更有甚焉中興以來世多知有包立身之名而莫詳其事實余偶於斷爛朝報中得蔣中丞奏疏因書其大略如此

辛酉歲余避兵上虞之槎浦偶從友人借得金罍子一書書每葉以故紙襯之其中有篆書數十紙啟視之得一百有九字顛到錯亂不可讀察其文義知爲秦會稽刻石之詞行篋中無史記無可取證且會稽秦刻久已無存亦未敢臆斷也筆墨黯淡紙質糜爛且黏連於書

不可取出乃影寫其字而藏之姑以爲翫而已其明年航海至天津假得史記逐字排比之則自皇帝休烈至貴賤並通四十三句尙存大半此後無一字矣蓋石之前半也不知好事者依史記戲爲之邪抑會稽一石尙有臨摹之本留傳人閒邪夫秦刻之存於今者太山琅邪止數十字繹山傳刻已失其真近虞山楊氏刻徐鼎臣所臨碣石頌真偽難明何意窮海之濱覩茲奇迹雖真偽亦不可知未可聽其泯沒也因臨數本分詒好事者吳下顧駿叔茂才承之曾得其一云神刻宋會稽同治初上海修縣志余參預其閒故老相傳有楊天相



事舊志不載莫能詳也今讀故人汪調生所著坐花誌果內有楊協戎一條頗具本末其略云乾隆末有盜橫行江浙洋面詔書名捕之爲崇明副將楊天相所獲提督陳大用飛章入告倉卒未會總督銜總督某髦而貪且銜提督之獨奏也思有以中之已而有旨命兩江總督審明正法盜因以十萬金賄總督總督受之適楊州某太守自侍御外擢至江甯上謁總督語以是案尙有可疑太守遽曰綠營習氣往往誣平人爲盜以白邀功空詳察之總督大喜卽以此案屬之竟以誣良爲盜定案出盜於獄而殺楊天相於海口提督亦坐免戍

軍臺楊天相死之明日總督出行香若有所見卽日死逾年盜忽至山東巡撫衙門自首歷言在江南被獲行賄得脫狀東撫不欲興大獄誅盜而諱其事按楊天相之獄旣未平反載筆之士難於敘述此舊志之所以不載也然天相死時提協兩標兵皆呼冤擊鼓願罷伍歸農幾成大變而上海之民爲天相焚紙錢積灰如山阜至今父老猶能言之則此事固不可沒其實也因書其大概如此上海志書聞已告成未知於此事果否載入也

先大夫言小車俗名二把手遇順風有以布爲帆者曩



于山東道上見之口占一絕云車行如駛不須推陸海  
茫茫妙想開偷得船家使風法布帆三尺樹陰來及自  
通州坐船進京船皆以驢曳絳他處未有也乃歎天下  
事無獨而必有其對因復成一絕句云舟行忽與坐車  
同妙法偏宜六閘中邪許不勞喧兩岸一繩驢背去恩  
恩右見印雪軒隨筆卷一余咸豐中奉使中州行河陝  
問山路崎嶇輿行必以絳夫挽之與行舟無異乃作絳  
夫行一篇其首四句云頑青鈍碧起迎面高可千盤寬  
一綫輿丁欲上愁遷延乃仿船家例用絳此與先大夫  
所見可云三異矣至於輪船入中國而船亦用輪此又

事之愈出愈奇者也

葉調生鷗波漁話載杭州錢曇如女史母夢年美堯而  
生此事大奇女史不知何人既爲年大將軍後身定當  
比蹤彥雲非尋常脂粉也姑記于此當訪之杭人耳  
浙西人家晨起皆啜粥乃觀宋杜清獻公文集有奏劄  
云今范鍾令臣粥後過堂議事臣筋力雖未強只得勉  
從其言在初八日粥後一往若凌晨朝參尙畏風寒又  
當遲以數日云云然則晨起啜粥宋時已然且形諸奏  
劄則知當時上下通行雖宮禁亦習聞其語也清獻公  
名範宋理宗朝宰相



張肖眉洵仁和人余乙巳會試與同寓全浙會館相得  
甚歡肖眉後以翰林直南書房辛酉歲杭城再陷肖  
眉適在籍死焉及余主講謁經精舍精舍故有遺愛先  
覺正氣三祠乃道光初從金沙港移埶於此者遺愛卽  
名宦也先覺卽鄉賢也正氣卽忠義也庚辛之亂杭州  
死難諸公均入正氣祠而君獨未之及余曰是一缺典  
也乃以屬監院校官俾告之大府而補入焉今檢敝簏  
偶得君戊午秋寄懷二律時余新從河南學政罷歸拳  
拳慰藉其意良厚故人之筆不可再得吉光片羽謹錄  
而存之其詩曰喧呶市虎竟何如脫卻朝衫樂有餘詩

句難消才子氣烽煙未定故山居歸來元亮應耽酒老  
去康成好著書慙媿東華門外客軟紅十丈倦驅車茫  
茫身世等浮漚莫向長安問昔遊每聽笛聲悲舊雨注  
謂雲笈忽看棋局動新愁天邊燕子真如客江上鱸魚  
況已秋簞笠蓑衣家具在相從應有五湖舟

馬君晉蕃字讌香黃君式三字薇香亦於是年入祀先  
覺祠馬君乃余老友乙巳之春與同北上乘小車自丹  
陽至京口甫至江干讌香指示余曰此金山也余有句  
云故人知有看山癖一見金山指向人一時光景依然  
如昨而君已古人矣黃君初不相知同治初吳和甫學



使余同年生也按試甯波以明堂考命題有定海諸生黃以周據隋宇文愷傳以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二爲衍文學使訝其與余羣經平議說同詰所自來乃以其父式三所著明堂步筵說進學使卽錄其說寄余吳中并曰可附羣經平議第十四卷後余因黃君雖亦以二爲衍文然其說實與余異故未附入其時黃君卽世久矣學使報滿引疾歸不久亦卒而其來書猶存篋衍偶一披覽旣喜黃君所見之略同又重違學使拳拳之意因節錄其大略於此云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隋書宇文愷傳言記文云堂脩七讐校古書

並無二字式三案殷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堂脩七筵則夏度以步堂脩七步鄭君康成以堂脩七步爲隘注有令堂脩十四步之文假令之辭也而後人乃依此作二七字宇文愷所見固得其實也記云黃四脩一者以脩七步三分之堂室之脩各得二步又三分之一堂室之廣有四步者其脩則一也記云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中大室南明堂北元堂廣四步三尺其餘堂室廣三步四尺也記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明堂周垣有四門以三之二爲門之堂以三之一爲門之室堂之左右爲室所謂塾也記云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



筵凡室二筵凡室者四隅之室非大室也記文止言四隅之室二筵而大室與四正堂之丈尺自明以此推之大室東西五筵南北三筵明堂元堂東西五筵南北二筵青陽總章東西二筵南北三筵四隅室廣脩皆二筵合之爲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畫之爲圖井然有理矣先生著述甚富有易釋尙書啟蒙詩序通說傳箋通說傳箋通考春秋釋周季編略炳燭錄鄭君粹言朱呂問答微居文集俱未刊行惟論語後案曾以聚珍版印之和甫處有一本余未見也

自來經生多不工詞翰宋于庭先生翔鳳傳常州莊氏

之學而所著洞簫樓詩多清麗可誦余於戊午冬移居石氏五柳園有詩四章一時和者頗多今皆不存惟先生詩尚在而五柳園鞠爲茂草矣感念今昔爲之惘然其詩曰城郭園林畫不如寬閒合作寓公居貯囊未必存餘俸插架猶堪列 賜書入境移家非寂寞天街思舊費踟躕商量此後誰千古時盼高軒過敝廬此閒一律住名賢往迹流傳過百年自注康熙閒爲何義門學士故宅嘉慶閒石琢堂編修居不乏清風與明月何勞鑿石更疏泉書成自具胸中竹語妙能生舌底蓮觸熱衝寒正無數任他蛇虺各相憐重到眞教老眼揩同思昔日訪高齋自注琢堂先生與先君庚



戊同年翔鳳每論文忽忘前脩遠道古方聽新論佳待  
還家必往謁見與吾徒開境畛要知此事賴梯階栽培先問淵明菊早  
向東籬次第排吾生刻意慎風波其奈烽煙滿地多無  
麥兼憂人局促緝麻敢卽市娉娑漸聞駟僮充流品聊  
與高賢寄詠歌相約閉門參運會坐看山月上藤蘿  
舊篋中尙有蔣叔起超伯七古一章其題云天祺節扈  
游同樂獲窺福海瑤臺之勝歸而得讀大集率成一詩  
奉柬蓋是時叔起猶官比部值樞廷也詩曰昨游崑  
閬循丹梯海天一碧指瑤瑤雲韶樂分坐立部鷄婁鼓  
動騰雙猊球陽使者適來觀瓜果頻見中璫齎屬車扈

從豈不好顧我野性同山驪歸來袒衣復不憤欲裏廠  
布師歧黎急開君詩掃煩暑爽若快雨驅霆霓君身具  
有廣長舌下筆便掩閭浮提奇奇怪怪讀難識不但猷  
猷兼撐犁俗兒所藏鼠角耳如君乃握天曹犀草書況  
逼肚痛帖才翁兄弟應難齊隱居吳中亦不惡時有後  
懊花閒啼我詩相貽譬礪礪乃辱報之金裊蹄從來南  
斗醉如泥祿命恣人來取攜惟當留氣暖下臍勞生何  
者非夏畦此詩神味絕似坡公奇恣可喜余官京師時  
寓廬與叔起最近晨夕過從每讀余詩輒擊節不置謂  
當代不得不以此事相推余甚媿之此詩亦極傾倒後



聞叔起官廣東尙有見懷之作則余未之見矣

孫琴西同年衣言嘗以琉球貢紙書詩二首見贈云前接來詩恩恩未及和頃鍾六英同年自越州來相見於補老處云至蘇可相見忽然興發卽書兩首奉寄其一云握手重來翰墨場莫嫌髭鬚異青陽承明舊事都如昨頃領羣公不可當垂老中興思袞職遠方消息畏戎行河汾要及當時用欲借元經更熟商其二云青山無恙舊戰場國故有合儒紫陽自注云杭州紫陽書院建自徽州澁質按是年琴西正主講議郎博士我敢望大師祭酒君能當越吳兩國紫陽也議郎博士我敢望大師祭酒君能當越吳兩國四百里經書一日十數行賞音忽得子期去異義更就

康成商琴西詩筆高邁同時作者無與抗行余嘗與論詩不合戲曰吾所師者唐之白子所師者宋之黃無怪其齟齬矣其所著遜學齋集十卷余爲序而刻之年來不甚作詩故無續刻者此二詩未知其存稿否卽其生硬之致可知其辦香所在也

余少時卽斐然有著述之志嘗戲草骺骹子一卷多悠謬之談滑稽之論其稿久不存清夜思之偶得數事聊錄於此以資一噓 伏羲氏畫八卦旣成以示骺骹子骺骹子曰子畫卦以何爲始伏羲氏曰吾始於一畫骺骹子曰子誤矣當始於一豎也夫一豎者引而上行則



輕清爲天引而下行則重濁爲地是故一豎者天地之象也天高而地下也一畫者日月之象也日東而月西也今以一畫爲始將先有日月而後有天地乎堯在位七十載倦于勤讓于許由許由不受讓于巢父巢父辭焉讓于馮夷馮夷受之立爲天子三月而返之堯歸而見巢父巢父曰鄉者吾與子友也今子受堯之天下非吾友也請與子絕馮夷笑曰子何視天下之重而視吾之輕也夫吾視天下之去留猶蚊虻之過眼也是故立爲天子而吾不以爲榮返爲匹夫而吾不以爲高今子以辭天下爲高將無以受天下爲榮邪禹

受命治水將行問於馮夷馮夷曰天下之水無大於河敢問治河有道乎馮夷曰子意如何禹曰吾將鑿龍門以受之馮夷曰子未知治河也夫河出於崑崙之墟千里一曲其曲也皆有大山以當其衝故河不得而不曲也吾嘗登崑崙而觀焉其一曲有山是曰規山其二曲有山是曰精石子盍往而鑿之是二山者苟能通其一使河不折而入中國此一日之勞而萬世之逸也禹不從卒鑿龍門馮夷歎曰中國世有河患矣成湯出見人張網四面湯解其三面而祝之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仁哉湯也德



及禽獸矣歸之者四十國酈聶子聞之曰不仁哉湯也夫禽獸猶罪其不用命況諸侯乎居無何湯興師伐夏放帝桀於南巢伊尹放太甲於桐往見酈聶子酈聶子曰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始耕於有莘之野挾堯舜之道以要湯後世以山林爲捷徑者子覺之也五就湯而五就桀後世朝秦而暮楚者子覺之也相湯而伐桀有其天下後世以臣伐君者子覺之也已立太甲而又放之後世置君如弈棋者子覺之也夫子覺者也覺人多矣伊尹大慙而去其明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武王既伐紂伯夷叔齊恥之逃於首陽山采薇蕨以爲

食酈聶子載米三十車以餉之伯夷叔齊不受曰子之粟周粟也酈聶子曰子胡不達之甚子之心而有周邪薇亦周薇也蕨亦周蕨也子之心而無周邪子所戴之天猶商之天也子所履之地猶商之地也子所飲之水猶商之水也子所食之粟猶商之粟也二子不聽遂餓而死酈聶子歌而弔之曰登西山兮采我薇黃農虞夏兮猶可追思二子兮我心悲孔子既成六經告備於天門弟子皆賀酈聶子弔焉子路怒曰吾夫子之書成門弟子皆賀而子獨弔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血吾劍酈聶子曰吾非弔夫子也乃弔天下後世讀夫子之書



者夫以夫子之身而再逐於魯削迹於宋然則讀夫子之書者能無戾乎以夫子之身而絕糧於陳菜色於蔡然則讀夫子之書者能無窮乎昔倉頡作文字而鬼夜哭悲患難之始此也夫識倉頡之字且爲不祥況乎讀夫子之書子路以告孔子憮然曰吾戾窮而不怨也雖然猷猷子之見遠矣

余少時曾作髻頭詩一首編詩時以其題目過小削之然通篇描寫頗爲曲盡今不屑爲今亦不能爲也因補錄於此云人生尺寸膚何一不當寶豈眞疾在首而乃薙同草乃有古人語頗足備一考髻髮使蕩然何有蟲

與蚤以譬治山賊當先除其道此語誰爲之矍鑠伏波老試之小黃門一時定絕倒其後文文山有詩載遺稿髮亡心則存想見怒如擣而我生於今頗覺此事好旣免壯士衝亦減商山皓經旬不一髻首乃如蓬葆誰歟職其役短衣而破襖入廚呼作湯驚走戛羹嫂注水洗頭盆伏而監其腦一尺布不縫麤更甚魯縞以代礪石磨仍能芒刃保但聞霍霍聲如割田中稻其下承以盤奉若圭垂纈過眼天花飛滿頭敗籜掃吾非陶彭澤折腰亦弗惱甚或閉兩目不辨白與皁低昂黍麥頭忽已新如棗倘有蟣蝨臣勿問胎與夭旣而握髮三舍舊更



新造交柯青珊瑚纏絲黑瑪瑙吾身歆側久如木料上  
槁爾乃手推敵有若苦吟島耳門不容麥亦復恣探討  
其具貯一筒合喚葫蘆套須臾技盡奏頰更飲水澡顧  
視種種髮風戾未及燥酬之青銅錢俾就酒家媪而我  
坐一室耳目滌煩煥起觀晴檐外睨日尙杲杲髯奴未  
足責髮神或可禱聊以醒低睡非敢矜速藻

余癸卯歲將之江西荅上章君紫伯以永嘉瓢贈瓢長  
尺廣半之四面有字其文曰吳興烏程俞道由俞道初  
兄弟治作之永嘉元年八月十日立功余爲賦長歌曰  
永嘉元年八月中吳興烏程始功治且作者兄弟同

道由道初皆吾宗爲是吾宗特見贈臨歧厚意百朋勝  
麻布紋猶散似花青泥質已堅如錠而我恩恩啟別筵  
到今始劈芟皮箋不去搜奇金石錄不來數典永嘉年  
祇憐得姓衰宗早世系茫茫竟難表黃帝之將曰俞跗  
遥遥華胄無從考列子三醫俞氏存寓言十九恐非眞  
已傳漢世改從俞俞東更見吳時賜姓孫俞河要之江東有  
俞氏亦有一二見於史將軍俞恭敗可憐都督俞贊降  
可恥幸而東晉又起家一才一節俱堪誇俞縱捐軀死  
蘭石俞歸高論屈重華如何俞容仕前趙竟以常侍弄  
牙爪要知此姓在江東自晉而下頗不少宋有將軍俞



伯奇又有欣之與湛之俞僉永嘉一郡吏而以孝義千秋垂堂堂更有茶陵子俞道隆乃與此甄名酷似降而南齊亦有人傳中一見俞公喜是時門第雖未崇頗亦不與衰門同欲使俞藥改姓喻咄咄怪事蕭老公雲旗將軍終不改姓自臣始語何偉惜哉隋有俞普明以術者傳無乃猥不如文俊在唐朝慶山一諫其人高小兒節療有俞竇能以醫傳亦足豪厥後錢氏有吳越聞人又見俞公帛俞壽俞浩雖無聞亦有姓名留載籍宋史列傳登三人曰充曰桌曰獻卿隱逸傳中俞汝尚藝文志內俞庭椿爲問元朝有誰某象山縣男堪不朽俞述祖勝

朝佐命數河閒一姓四公古無有俞延玉子通海通源通淵嗚呼上

從五帝迄元明滄海桑田幾度更系無宰相難成表代

有傳人亦足榮青史論人人不足何妨更取叢編續俞

益期見水經注俞郢見於清異錄我將宦績數從頭頗

亦不媿甘棠稠已見順昌留政績俞更聞力戰在嘉州

興我將著述問先哲頗幸名山人未絕十卷尚書集傳

成俞元叢談豈僅題螢雪俞德我將經義窮搜牢麟經

獨抱漢與皋俞漢風流更有玉吾叟俞琰搖頭說易幾忘

勞我將書法問前代書史之中有人在紫芝翁仿趙鷗

波俞建德君師李北海我從詩國溯風流秀清二老



俱千秋

俞紫芝

佩韋齋集十六卷至今猶荷

四庫收

俞德鄰

而要詩人不止此唐宋遥遥兩進士

唐俞簡

更有

金山寺壁詩誰歟作者名俞似山人俞遠神仙姿俞浙  
潛心注杜詩豈獨異人有俞叟豈徒識味有俞兒所嗟  
譜牒今無一三桓七穆憑誰說子美難歸五派中伯魚  
敢謂諸田出自明以後數難終欲稽所出嗟無從漫將  
吹律誇清角誤欲分榮到漢封走也鳥巾山下住摩挲  
徧認先人樹元朝提舉希賢公實始移家來此處今爲  
雁戶藕花汀屋後山光空復青難將靈運山居賦寫作  
蘭成思舊銘此瓢未識何年出思古幽情難抹撥姓氏

初非豆麥殊當年何必無瓜葛冉冉頻驚人事遷斑斑  
猶帶土花圓待招華表歸來鶴重認烏曹舊日瓢人笑  
郭韜強依附我道顏標非認錯不見當年觸觸生殷勤  
來拜羲皇墓此詩作時頗費蒐輯之功後以遺漏尙多  
故編詩仍從芟蕪然以作之之難亦覺棄之可惜仍錄  
於此以備吾家故事云

辛未歲竹樵方伯

恩錫

開藩吳下相與唱和甚歡余因

言蘇州府學有宋紹熙閒唱和詩石刻方伯卽搨一紙  
見贈其首唱者建安袁說友和之者浦城張體仁胥臺  
成欽亮浦城章澥胥臺唐子壽胥臺王藝三山陳德明



桐川周承勛胥臺胡元功浚儀趙彥衛浚儀趙彥瓊浚  
儀趙彥眞書石者歷陽龔頤正碑額分書同年疇倡四  
字蓋諸君皆同年也袁公原唱云同年幾合幾分違三  
十年閒見日稀尊酒相逢今也幸詩書論舊政焉依慈  
恩故事今回首吳地清談對落暉平世功名在公等尙  
期努力佐龍飛其詩亦不甚佳和者似較勝也前有范  
石湖序頗足見宋人同年之重因錄於此云進士科始  
於隋盛於唐本朝因之偕升者謂之同年衣冠之好由  
來尙矣唐人尤熹期集燕設之名亡慮十數而曲江大  
會長安坊市爲半空天子至御樓以觀當此時通榜之

士意氣相予甚厚否則有紫陌青雲之譏本朝略去浮  
侈但存聞喜一燕而爲之同年之制則加詳焉旣朝謝  
揆日集貢院奉賜第錄黃於香案列拜庭下禮畢更以  
齒班立四十以上東序西鄉未四十西序東鄉推年最  
長若最少者各一人升堂長者中立南鄉少者北鄉春  
官吏贊拜少者拜又贊答拜長者泊兩序皆再拜謂之  
拜黃甲叙同年所以明章風期惠篤事契委曲之意過  
唐遠矣士大夫甯得輕負此意契然雲散異日相視如  
塗之人乎紹熙改元建安袁起巖張元善俱使浙西始  
以歲五日會同年之在吳下者於嬾蘇之臺登臨勝絕



傾倒情素獻醅樂甚賦詩相屬州里傳寫一夕殆徧好事者襍然高贊以爲伐木之詩也起巖謂僕嘗誇春闈使爲序引僕時位下渠足數獨以親見諸公貴名之起又嘉二使君能脩舊好略記園司故實以代揚觴之詞庶凡號稱同年者聞風動懷增重名義或於雅道小有補焉非直爲一觴一詠設也二月望石湖范成大書按此刻自來金石家未著錄惟錢竹汀先生養新錄曾載其大畧余讀范石湖序慨然增同年之重輒依韵爲一詩擬徧徵諸同年和而名位卑下未可執牛耳主齊盟聊發此議而已詩曰芙蓉鏡下久睽違落落晨星比昔

飛  
稀豈以雲泥今隔絕遂忘蒲稗舊因依翱翔霄漢誰先路憔悴江湖已夕暉記否鵬鵬初展翼煙波鷗鷺也同

春在堂隨筆四



